胡敬齋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胡敬齋集

胡居仁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士君子達而在上。致君澤民。行其道於一時。窮而在下。著書立說。垂其訓於後世。雖所遇有顯晦之不同。而大道之傳。初無間於窮達也。明之薛文清公。持己之操。立朝之槩。進退之節。皆卓然有以表著於當世。而當時之人。莫不共仰其光明俊偉之業。固昭昭而不可掩矣。若胡敬齋先生者。位不列乎朝宁。名不達乎廟堂。不過一韋布之士耳。然而閉戶潛修。其學以居敬窮理爲要。以躬行實踐爲本。凡一舉一動。莫不循循然有規矩。即見於語言文字之間。一皆有關於名教。而不爲華飾虛浮之詞。而後世之讀其書想見其爲人者。莫不與文清公竝稱。今讀其文集。其閒修己治人之術。經邦濟世之略。無不備具於其中。洵堪與河汾集竝垂不朽矣。是誠孔孟之眞傳。程朱之嫡派也。後之學者。有能由薛胡以求程朱。由程朱以溯孔孟。而由是以造於聖賢之道不難矣。余是以序而刻之。以廣其傳焉。

康熙戊子春季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余序

文莫盛於五經四書。詩莫盛於三百十一篇。其體製華質。字句詳簡。各以時異。不相沿襲。要皆妙道精義所存。傳之萬世無弊者也。後世作者。不本諸身心道義。同符古人。顧惟役志詞翰。宜其愈工而愈下矣。宋興程朱繼出。道德隆盛。煥然三代之上。所著詩文。莫非道義津液流暢。大可以明人倫。小可以識物理。實與六經四書。共爲布帛菽粟。以資民生之日用也。由元迄今。學者幸生程朱之後。宜皆向慕。不容背馳。而言文若詩。必稱漢唐。惟以理學歸之宋焉。嗚呼。天下古今。果有理外之詩文乎。理既精到。而謂詩文未工。猶木之根本深固而枝葉未茂。誰其信乎。漢唐名家。最稱楊韓李杜。輩借有聖人重加刪定。不知四子於程朱。孰在所取。孰在所去乎。若四子者。雖未可與希聖。亦各聰明過人。使偕程朱而生。必望其廡俛首帖耳。不敢自立異矣。世之鄙瞽。乃欲舍此取彼何哉。且彼作者未嘗去意而就詞也。今則惟其詞而不惟其意。世降益下。眞吾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竊嘗以詩文喻之。女子貞其理也。美其詞也。貞之性。美之質。皆出於天。其詞理流出胸臆。而恥夫假借牽合以成章也。不取女之貞而惟其美。可乎。不取美質出於生成。而惟其膏沐容飾。可乎。後世詩文。貞固鮮存。而所謂美者。視古昔亦大不侔矣。敬齋胡先生學以治心。養性爲本。經世宰物爲用。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既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語。藉藉無得於心。而其去道遠矣。故以經書惟加熟讀詳翫。涵泳義理。不輕爲之註焉。而況詩文又非傳註之比。是以所作既少。而所存尤

少載此集者皆祜於先生既沒之後訪之遠邇收之散亡閒多少時之作亦不忍刪蓋先生雖不役心詩文而凡有所作罔不關切民彝物理非俗學無用之空言也就中與人書疏析義精詳體道眞切尤非漢唐諸人可及讀者能以程朱軌轍求之則其造詣宏深眞足以羽翼斯道之傳而永垂世教豈無能辯者哉弘治甲子秋八月甲子門人鄱陽余祜謹序

傳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端慤有大志。不苟言動。嘗還所得遺物於鄉人。人咸異之。長從吳康齋講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不尙記誦辭章。而專心內治。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出入起居。以敬爲主。因名其齋曰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篤學力行。日立課程。書言動自考。見義勇爲。不擇利害。謂日用工夫。最怕做得不眞。又怕間斷。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旣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去。性孝友。嘗爲父嘗糞。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柴毀骨立。非杖不起。三年不入私室。事兄恭。每外歸。必迎於門。有疾則手自調藥。篤宗族。訓誨子弟不倦。家人化之。凡祠堂歲時之薦。與夫大小功緦之服。悉遵古禮。自是從游者日衆。乃作書室。曰禮吾。曰南谷。以居之。先生語學則爲己。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語治則王道。曰以眞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初家食有餘。必推以予人。及後窘簞食瓢飮。處之泰然。或有爲之籌者。則曰但得仁義潤身。牙籤潤屋。足矣。自謂見聞未廣。嘗偕一二高徒。適閩浙。入金陵。登涉名山大川。以開耳目。所至豪傑。資其所益。屈節相迎。頻年與上饒婁一齋、永峯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切磋。淮王聞其賢。請講易經。待以賓師之禮。進士姚君文灝。延爲桐源書院師。餘干尹請講明鄉飮酒禮。鄰封諸當道。饋以柴米。或受或卻。一準於義。提學使者李君齡。請主白鹿書院。先生爲立學規。一曰、正趨向以立其志。二曰、主誠敬以存其心。三曰、博

窮理事以盡致知之方。四曰、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五曰、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六曰、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又云。凡入堂者。必以聖賢之學爲宗。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好。各置日錄簿一册。書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於上。稽察而激勸之。以盡誘掖之方。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談論寬和。亹亹不倦。謂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孔子之道。不外忠恕。其爲教必始於卑近。以漸進乎高遠。而不爲空虛幽渺之談。時陳白沙有大名。海內翕然宗之。先生獨詆其爲禪。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爲學工夫。如此親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繫於天乎。嘗論陸象山學問。謂其有淩虛駕空之意。其爲異學無疑。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窮。凡聖賢事業。性命淵源。與夫政教基本。學問工夫。娓娓數千言。其排斥異端。維持正教。至嚴至愼。於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者。皆筆之於書。取大易修辭立誠之義。名居業錄。楊月湖爲之序。年五十二卒。萬歷十二年從祀孔廟。儀封後學張伯行撰。

胡敬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奉羅一峯
與辜顯
答進邑大尹
與劉用光
寄張廷祥
與陳大中
與江深
與戴太守
寄張廷祥
寄周時可
奉張廷祥

與文崇德
薦陳大中
寄丘時雍
奉于先生
寄于先生
復于先生
又奉于先生
又奉于先生
寄潘友
謝蘇文簡兵部主事
復汪謙
復南康何濬太守
與丘時雍
奉夏憲副
與婁克貞

復張廷祥
復憲使陳文耀
謝夏憲副
謝陳僉憲
答本縣請鄉飲
與羅一峯
奉張廷祥
寄蔡登
奉憲副張希仁
寄張廷祥
寄晏淸
奉張廷祥
上邑宰
與莊昜
與周時可

定親書
復余氏定親書
復張廷祥內翰
又復張廷祥
與餘干縣論鄉飲
謝南康太守
奉祁參政鍾憲副莊僉憲
奉祁大參鍾憲副
與陳大中
與南康府論租
奉何布政
寄張廷祥
辭祁大參鍾憲副
寄張廷祥
寄新昌王御史

寄安仁張大尹
答陳大中
寄夏憲副正夫
寄趙同府
與蔡登
與樂平劉掌教
與張亮帖
與季御史簡
卷之二
序
流芳詩集後序
贈醫士胡伯源
贈醫士胡琳
送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記

移居記
鰥夫記
永濟陂記
貫道橋記
延賓館記
貫道門由禮門記
芸閣記
歸儒峯記
游西湖記
棠溪書院記
祭祝文
祭潮陽李先生
釋菜祝文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墓誌

先君墓誌
銘
進學銘
衣冠銘
書廚銘
說
夜存子說
頤仙說
論
窮理
高祖殺韓信
申公
王猛
辯
辯疑

春秋辯疑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白鹿洞講義
麗澤堂學約并序
姚仲遠傳
跋孟嘗君傳
理歷法
卷之三
賦
碧峯書院賦
瑞梅賦爲淮王題
歌
游臥龍菴
詩

希賢吟
游龜峯
會稽拜禹廟
靜中懷感
夜感感懷 闕
禮吾書院
春日卽事
倦後偶成
禮吾書院
夜膋魚奉親
奉吳先生和于先生韻
同于先生坐檐前絕句 闕
行至四龍岡絕句 闕
陪于先生(毋)璿兄戴子靜游石泉 闕
奉和于先生 闕

贈友人寧壽閼
讀書林閒閼
看東山書院舊址
悼農
閒居卽事
和
往山下石巖醉臥成詩三首
看鳥三首
聽松琴
次韻奉于先生
琴後絕句
和許鄂州中秋翫月
和朱子韻
讀書自感
除夜吟

正旦入齋
雪後偶成
雪中訪友
元宵夜吟
閒中寓意
去年此日被風雨倒牆衆絕食
勞中述事
乘舟
輓表兄劉毅
夏日即事
舟中自感
謝程子
自述
新秋偶成
自歎

自歎以遺人
歎學者
讀明道伊川學制
卽事
圖湖懷古
存心
自省
謝本府太守二首
自勉二首
歎古人讀書二首
勉學者
送徐生歸
贈超元彌
觀易偶成
碧峯書院

辭謝南康府學官
再游龜峯二首
誠意關
偶成
歎雉死
絕句
松
題濂谿舊隱
夏日即事
秋日書懷
南谷即事
南谷二首
李太尹求見有感
贈李大章
沙港舟中

題風雩
枕流石
游孺子亭
贈葉太守
復葉懌上舍
贈劉吏部建義莊
輓李大章
復高都憲
詠洞前流水
過子陵釣臺
拜陸宣公祠
謝夏憲副正夫
別松江郡侯諸公
石橋晚坐
別同府于先生

贈五宜翁
贈永福寺張僧
立春詩贈丘時雍
贈致仕嚴掌教
贈葉推府致仕
題沙溪釣隱
寄蘧行素
復俞監生
寓永福寺和夏憲副韻
寓居偶成
詠春秋
復余大尹

胡敬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侯官張文炅　南平余祖訓全校
漳浦蔡世遠　古田楊振綱

書

奉羅一峯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無。所以有明不明者。由人之學不學也。然世之學者不少。而道卒無以復乎古昔之盛者。由其所學有正不正。用功有眞不眞也。以不眞不正之學。雖倍其功而無益。其害於世也必矣。自宋儒既沒。正學不傳。士風頹靡。閒有英才豪傑有志於此者。然以信從者寡。終無以振起斯文。丕變士風也。伏閒先生有志於此。未知其詳。近日得會丘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獲覩佳翰。遂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居仁不勝忻躍正歎。今世之此等人品。不意得生同時。何幸如之。豈但託交而已哉。意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卽欲趨拜。未知能就道否。兼以賤體瘡疾。故謹裁書。幷疑義數端。專人齎奉。其餘欲求正者甚多。尙期面晤。不盡述也。

竊疑程夫子、朱夫子俱傳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無不同者。然其工夫造極。亦不能無大同小異處。如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又作敬齋箴。又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使本立而知益

明。知精而本益固。愚意此聖賢千百世爲學之要法。程朱能用力如此。故其工夫全體道亦全。盡非諸儒所及。然細推之。則程子涵養功完。故踐履極其純正。朱子窮理翫索功密。故文理極其纖悉。此造德亦各有所極。而不能無少異也。未知是否。

竊疑朱子沒。其門人親炙朱子日久。尙未甚失。然訓解漸煩。實體之功少矣。再傳則流於口語。遂失其眞也。自是以後。儒者多是窮索文義。以博物洽聞爲學。僅有西山眞氏知居敬窮理。故學雖博。有本體工夫。魯齋許氏不務辭說。故學雖未極全體。而踐履確實。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又觀其德性箴。何嘗不以尊德性爲重乎。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可乎。未知是否。

竊疑日用閒工夫。最怕做得不眞。第二則怕閒斷。近見語類中。有做主敬存心工夫。不得其要。遂入於禪學者。又有不知主敬存心。廣覽博記。遂成駁雜。無以貫通乎體用之妙者。又有恃其才氣剛大。自謂能任道力行。不知聖賢操存省察之要。終爲一節之士者。又有氣質溫厚恬淡。自能涵養工夫。不知戒謹恐懼之實者。又有工夫閒斷。卒無成德者。又有兼好詩文。遂爲所迷。造道不純者。大抵要傳聖賢之道。須實有聖賢工夫。稍有所偏。便爲全體之害。故不眞者多害道。閒斷者無成功。未知是否。

竊疑先儒言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居仁嘗思須要有聖賢之學。方做得三代成。程子言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是也。三代以下。漢唐宋爲盛。唐之人才駁雜。無可與議此者。漢之人才。大槩近古。如董仲舒、諸葛亮庶幾乎此。然董仲舒本領純正。才力恐有未及。孔明才力可爲純正。不及者伊周事業大抵難。若宋則人才之盛。三代治道。乃所優爲。惜乎不曾收拾來做也。今之人才。寥落特甚。此有志者所當益修。其遇不遇則在時也。未知是否。

右疑義管見所窺測。竊恐工夫未足。不能無差。因書求正高明。辯以示教爲幸。

與辜顯

所貴乎士者。以其能立於斯世。而不失其所守也。故克達之。則德業之盛。屹乎若太山之高。浩乎若滄溟之深。煒乎若日星之炳。久而爲聖爲賢者。蓋以其始能不失其守。終能馴至其極也。故朱子曰。能知爲士之道。則知爲聖之道。苟或一失所守。則制行頓虧。本心遂喪。甚則貪昧苟且。讀書益多。講究益廣。無以有諸己矣。況能臻其極乎。某嘗觀古人於富貴貧賤之間。窮通得喪之際。確然自守。而無驕淫苟詔之意者。心竊慕之。況同世之士乎。伏聞足下明達賢良。恬然自若。雖遭遇通顯。略無驕溢之意。必其中之所守有大過人者。某以故欲致願交之心。但貴賤勢隔。不敢妄自進於門下。於去歲始得一賜接見。覩德容而聽言教。受益實多。至今未嘗忘於懷也。但某資性愚弱。用功疏淺。幾於湮沒而不能自拔矣。向蒙邑宰李公不知某之不肖。特賜眷愛。命於社學。懇辭再三。未蒙回允。夫以某之愚鈍疏嬾。困於蓬茅。老於林壑。正其宜也。至於出入公門。濫名師職。豈所願也。伏望明達矜察愚情。於李公處特煩片言。得遂鄙志。感德爲何

如哉。蠡山謝先生云。士屈於不知己。伸於知己。敢佈腹心。

答進邑大尹

先正云。愛民之實。當擇守令之賢。則守令者。實民命所賴。非才德備者不足以當之。而明執事居此。豈非生民之幸乎。居仁抱愚守拙。無用於世。辱蒙眷問。賜以厚禮。不勝銘感。于同府乃居仁春秋師。又兼世姻。冬初回若得面會。當達尊意。

與劉用光

爲政大端。必以備邊安民爲急。廉州瀕海而阻山。兄今守此。施惠澤以及吾民者。固有道矣。而猺獠恃其山谿洞穴之險。不習中國禮義之俗。蓋因風氣偏僻。故稟氣亦偏。習尚惡陋。先王因其如此。故攘而卻之。守而備之。使之各安其所。不得以擾吾民猾中夏而已。苟吾民安。吾兵精。吾備嚴。彼自不敢來犯。設若來犯。亦當速攘之而不可緩。或嚴兵以威之。或設奇以勝之。或藏伏以擊之。或據險以邀之。或登高以壓之。或設疑以亂之。貴在謀之審而行之勇也。亦須示之恩信。使知吾無害之之意。彼必畏威懷德。各安其分。無覬覦之心也。先儒有云。禦之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尤爲切要也。雖太守之職。在於撫民。然文武全才。亦豪傑之所當盡者。敢併及之。

寄張廷祥

去秋姚悌回。言尊兄今歲開學西山。未知的否。今之學者。切實爲己者甚少。若非主教者眞體實踐。以開

聖賢門路。指示聖賢工夫。後學如何下手。舒冕別後有音問否。不知親函文時。如何教他做工夫。門下更有可望者否。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眞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繩檢。此學者之通病。又有以智計處事。以爲有才。反流於詐妄者。伏望尊兄裁節雜冗。專以修身講學爲事。庶使有志者有所宗也。聞門下有欲入廣游者。豈非厭此之卑近。喜彼之高大歟。又聞老夫人欲往邵武。兄欲隨行。此亦當以義裁之。老人年高氣衰。閩有嵐瘴。尤非所宜。古之致女者。多是遣使達命。以盡恩意。若命子弟以禮物致意。豈不勝於勞動老人溺愛而往乎。陳剛書來言。新寓學屋於梧岑。居仁擬此月盡去一游。若得吾兄來彼一會爲幸。此人安貧守道。亦世所難。當扶持奬勵。以成其德也。文灝亦有志之士。純篤穎悟。望老兄與進是幸。居仁賤疾。比舊日爲安矣。但學業未有精進。尙未敢無所事也。

與陳大中

初七日蒙送至高方而別。晚經嚴方分水嶺。瞻覽雄嵐。諸峯高聳。端員磊落。縱目怡情。惜不得與大中共之。暮投塔水吳當傑益之家。款禮備至。亦可謂北道主人矣。初八日偕傑益同游五彩山。至牧陽而別。午歷李海。瞻眺諸峯。候大中至。再與徜徉。初九日早抵家。噫。居仁所望於大中者不淺。大中所以自任不輕。必存心極其密。察理極其精。方可深造乎道也。

與江深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功名利祿既非立身置足之地虛無寂滅又非窮理修身之道此所以不可捨此而就彼也進爲之方聖賢方册已備在人體驗何如耳四書外惟近思錄親切不可不讀

與戴太守

居仁游澍辱公禮際之厚自愧愚陋無以答德意萬一每思及之欲發一言以達愚誠又無便使今謹裁書煩司訓虞君附呈夫古之君子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也蓋修己者必能救民救民者必本於修己後世此道不明居位者不本於修己而以才智計謀爲治僅至小康而已夫修己者則其公平正大之心昭格無閒信於上感於下不待教令之出而民已向化矣況其發政施仁之際如雨露霜雪何物而不被哉雖或爲權勢所制不得盡施而其心固已協於神明孚於民庶譽於士類播於遠近傳於後世如此則爵雖不進而身益榮矣居仁向在貴郡與君相接之久知公才識足以有爲紹興利病公已能察知伏惟以公平正大之心據天理以處事凡政之有益於民者有關於教化者悉舉而行之有害民傷化者悉除而去之公之高明固不待愚者之言然感公之厚德非言以陳善又不足以報也但居仁識淺不足以深知公之蘊心術隱微之間惟明公自察自省以盡古人修己治人之道幸甚

寄張廷祥

此道理與生俱生有一毫未盡便是欠缺了自家底故提警扶持全有賴於吾兄竊慨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看來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嘗有義以方外

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此處見得分明。則王道霸術。判然二途而不混矣。尊兄於此諒察之已審。但愚昧之見。亦欲質於高明也。

寄周時可

居仁今蒙二司大人延請入白鹿洞。自揆才德疏薄。不足以倡興斯道。今之士子。汩於功利。憨然志於正學者甚少。蒙遣武平舒冕、從劉文剛受經卒業後。復從居仁游。與同入白鹿。月餘方歸。後生輩如此人之志。亦不多見。此皆時可作興獎拔之功也。希賢室不知誰做。聞是先生命名。不知是否。今已無存。文會堂亦無存。今欲修洞志。追述其事。望回示本末。爲幸。洞中少書籍。望廣求入洞。以嘉惠後學。幸甚。昔朱子雖升去。浙東提點。猶拳拳於此。遺錢命後人興理。先生之心亦然。故以爲請。

奉張廷祥

武平舒冕來從先生游。吾道中得此人。有可望者。尊兄開示其用功之要。幸甚。今之士習不美。只緣科舉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皆過於高妙。淪於空虛。其所以正人心。振士氣。其責豈不在吾之廷祥乎。

與艾崇德

閩之舒冕來從張兄游。所以輔仁責善。盡麗澤之益。有望於足下。及周君鎬、管君瑞、劉君希孟。白鹿洞亦望賢輩連茹而來。表率士類。

薦陳大中

竊聞先覺者、後學之所效。益友者、衆人之所親。今洞中人才漸集。居仁一人。難以獨教。有進賢縣辛卯科舉人舒剛。因爲母老。不忍遠仕。常年在家。進學訓迪後進。其人安貧守道。望禮請到洞。則後學有所薰炙。士風必振。賢侯作興之功。斯爲至矣。

寄丘時雍

饒城晤會之後。又蒙翰教見諭。又以詩贈從游之士。感荷不勝。蓋君子修己誨人。出於中心之誠。故如此也。又蒙示以君子有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當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歡然樂待其人。豈論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見上司作興爲利祿而來者。教之以善則不聽。導之以德則不從。成羣作隊。習爲怠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作興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將何以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諠起謗議。又將何以自解乎。是以居仁益憂益懼。恐教無所施也。尚賴尊兄與廷祥張兄力贊其事。上司諸公。亦有尚德之心。故某暫可居洞。以俟賢才之集。夫謹其始。尚恐不能保其終。況不謹其始。能保其終乎。居仁蓋欲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開聖學門庭。以來豪傑之士。若汨於舉業。但招得一等凡才。不會做舉業底人來。聰明敏達、能做舉業底人。都不來矣。能舉業之人。尚不屑至。英邁超卓之人。尚肯至乎。如此則文章尚不能得其上者。況道德乎。其必自壞其德業。況能成就人之德業乎。若崇道德。舉英才。振士氣。則四方豪傑。必將漸至。遲以數年。將見人才輩出。又何患洞之不興乎。興洞之法。無出於此者。欲望時雍條具此意。以達於諸公。扶持名教。高明之本心。故以此爲請。不知

吾兄卽今工夫如何。進德修業。必益不倦。古之人進則救時。退則修己。必不虛過一生。以兄之才識。進進不已。何可量哉。況道在日用。無時無處。不是吾人進學處。但要存心省察。如事親則在事親上察道理。接賓客、便從接賓客上察道理。讀書、便從讀書上察道理。是者行之、非者去之。聖賢工夫。不出於此。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古之聖賢。固不求功名。功名未有大於聖賢者。

奉于先生

生自壬申歲、沐先生教育。似乎愚蒙稍開。善端不昧。癸酉拜別之後。日以四書春秋温習。冀或少有所進。但氣質凡庸。又無師友之助。兼以家貧親老。於科舉之業。既不獲專精。治心修身之學。又不知所以用力。是以昏昧愈甚。日用常行之理。一無所見。況敢望其有日進之功乎。甲戌冬。將小學習讀。略有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吳先生之門。迺知古昔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爲要。躬行實踐爲本。故德益進。身益修。治平之道。固已有諸己。是以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民。退而明道。亦可以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某自知昏昧。不足以與於此。然亦不安於自棄。而爲下民之歸。是以不勝戒懼。力將詩書易禮。勉強翫索。而日用事親接物之間。亦不敢不盡力於所當爲。深恨不獲面會。以求質正。今歲因家尊久疾。不敢遠遊。故在鴈山習學。擬來歲復游吳先生之門。但不肖之質。不知終能有所進否。又聞先生所寄家書。及寄貴邑李侯書。皆齒錄賤名。七月初一日。李侯到本都。再三令人召見。某嘗謂滅明非公事不見。子游而先儒謂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虞人以非其招而不往。孔子取之。孟子亦曰往見不

義也。不肖固不敢自附古之賢人。而守身之法。亦不敢不以聖賢爲法。是以有違李侯之命。想李侯之明。必不深責。但不肖所爲。不知果當於義否。幸先生有以教之。敬附邵子擊壤集奉呈。京中凡有先儒書籍。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皆發於義理。切於人心。有志聖賢之學者。不可不求也。聞國子監有版。未知眞否。若的有版。可以入印。煩報數字。卽附買紙印畢分賜。萬幸。某去歲往建陽書坊買求。止有晦庵文集。卽今刊版未完。其餘諸書皆無。又附小詩於後。幸望采納。

寄于先生

先生在任。以文學淸謹見稱。政事之閒。亦望勉力。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先生乎。去歲辱惠書。皆蒙過假褒美。拜讀之餘。愈增悚懼。先生又過自謙抑。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在先生豈有是哉。正所以憫居仁之昏惰。而以是警教之也。敢不拜教。居仁奉教。言以自省。所以致此者。良由主敬功疏。故日用之閒。身心紛擾。志氣易昏。苟能敬以直內。則心存理明。豈有此患哉。程子曰。惟一於恭敬。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曰。惟敬則聰明。居仁所聞如此。敢請質於函丈也。

復于先生

伏聞先生力學不已。廉謹自守。爲國爲民之心。久而益切。敬仰敬仰。生竊以爲人之有生。均氣同體。固無物我彼此之閒。況上之於民。尊臨撫育。有父子之義。故賢君憂勤惻怛。所必愛民如子者。非出於強爲也。彼其視民漠然而無干者。亦以爲欲所汨失其天地之心。且如康誥言如保赤子一句。人誰不讀。實能體

此者寡焉。如此讀書。雖讀萬卷何益。若上之憂民。眞如慈母之愛赤子。則凡以安其生。防其逸。新其德者。無所不用其至矣。然非得賢才講究條畫。亦無以盡施設之方也。故古之爲政者。以修身爲本。愛民爲重。求賢爲急。又蒙教翰言。居仁於父母之喪葬。能盡其禮。拜讀之餘。愈慚愈懼。自念學力疏淺。操存不密。違禮甚多。過後悔悟。追回不及。自今以後。再欲改過。庶全人道。以求無辱於親。不知果能如何。又念道自宋儒去後。不勝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訓詁務博爲業。以註書爲能傳道。使世之學者。淺陋昏昧。無窮理力行之實。此有志者。不能不以爲憂也。康齋先生前年十月捐館。未審知否。某僻處窮鄉。難得書籍。聞京國多書。困於貧乏。不能往來。如遇有聖賢遺書。更望賜焉。

又奉于先生

竊謂人之本心。全具此理。苟全體不虧。則大用不乏。故庶事雖繁。應之自無不足。天下雖大。治之自然有餘。但人資稟或偏。私欲錮蔽。故本心遂昏。不能燭天下之理。應天下之務矣。是以大學始教。以窮理修身爲先。然後家齊而國治也。先生積學二十餘年。今始見用。此心此理。固已昭然。但當竭忠盡力。果敢以行之。剛毅以斷之。使平日所學者。不託之空言。而見諸行事。將見人民感服。名節益彰。此某惓惓之望也。苟或處事有失。則補過實難。名節一虧。則悔吝必至。不惟有失民下之心。亦且有辜鄉邦之望。諒先生之賢。決不至此。但戒懼之意。亦古人不敢忽也。某即今僻處禮吾。愚拙益甚。蓋緣身心無存養之功。故學問無得力處也。今歲四方朋類漸至。人數二十以上。但才德疏寡。訓導無方。不能有益於人。慚懼愈甚也。

又奉于先生

人在世間。做得本分事業者亦難矣。先生之心。無愧於古人。致治之基本在此矣。但不忍人之心。又須有不忍人之政。方爲本末兼盡。爲政以得人爲先。觀先生左右在公者。少有忠直之士。恐聰明蔽隔。雖有仁民愛物之心。下未必被其澤矣。聽得逆耳之言。方能來忠直之士。諂佞之人不可信也。不舉賢才。不可爲季氏宰。況大郡乎。下官下吏。皆當擇人而任之。但進退之權。不在先生。亦當贊相長官。喜得王侯聰明英傑。若積其誠意。以父兄之禮事之。未必掣肘。下官下吏有賢能者。褒薦禮待。不才者當退之。縱不能退。亦當戒之。先生頗有自善其能之意。此拒絕言路之端。禹聞善言則拜。孰不樂告以善哉。諸葛孔明言。有能攻亮之失。乃愛亮也。朱子爲太守。出榜招人來言缺失。古人有求言乞言之禮。後世何嘗見有此人。切不可言古道不可行於今。今先生有此仁心。百姓皆仰戴。遠邇皆聞風。豈不是古道可行。擇官不由己。吏可擇矣。里長不可擇。老人可擇矣。糧長難得賢能。亦當擇忠厚淳良者。若綱紀法度不立。只去聽訟。有幾多精神。居仁受先生恩厚。不敢不盡誠悃。

寄潘友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其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居仁嘗竊誦此。而知道義之貴。不可不求。師友之重。不可不篤。庚辰歲。與閣下共學閣下學博而才敏。長於予者四歲。重厚靜密過於予。居仁是以敬慕而欲取以輔仁焉。又期共進於遠

大之業。別後倏覺五年。想閣下學益日進。操益日堅矣。居仁抱不逮之資。獨無師友之助。悠悠度日。甚懼湮沒。已在山中結廬自學。但覺操持不密。身心昏怠。有負夙志耳。今因仁里徐公謙攜琴訪於敝廬。敬奉尺牘。以通音問。鄙拙不文。不能委盡情誼。更望益勉所學。以進於聖賢之道爲幸。徐君甚豪爽。居仁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意。渠自言回家奮志進學。果能爾。亦足以激勵後學。更望輔翼爲幸。但其威儀略蠢。亦望檢攝。仁里或有後進可進於善者。便當開示以聖學門庭。庶使吾道不孤。劉友操未知其所進如何。可勉勵之。無使廢墜。會晤無期。徒增耿耿耳。

謝蘇文簡兵部主事

曇山謝氏曰。士屈於不知己。伸於知己。夫不知己則指善以爲惡。目正以爲邪。此富韓被黜於荊公。汝愚受誣於侂胄。夫知己者。德合道同。言契氣合。不以生死利害而有閒。故祁奚解叔向之囚。霍諧雪范滂之獄。居仁才孤學寡。薄行涼涼。官吏不知吾之本心。仇人過誣吾之罪惡。利欲盛而天理微。宜乎屈而不伸也。雖然。求其無愧於在己者而已。豈以外至者爲榮辱哉。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此也。今閣下乃能憫吾困辱而解其罪。非知己者能如是乎。然亦非私於居仁之一身。以閣下學識之明。處心之厚。不得不然爾。居仁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情爲謝。惟閣下持是心以自勉。以古道自期。益廣其所知。益篤其所行。居仁得以少助其講論切磋之益。閣下有自成之功。此所以爲謝也。

復汪謙

竊謂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蓋學所以明道。苟不明道。又何以學爲哉。然此道也。原於性命。具於人心。見於日用。但人之生也。氣稟有拘。物欲蔽之。故失其性命之眞。喪其本心之善。而於日用之間。無非私意妄作。甚則陷於禽獸之域者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以古昔聖賢。恂慄戒懼。存養於未發之前。使是道之體。昭然於方寸之內。精一謹獨。省察於已發之際。使是道之用。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極其至也。與天地同其大。造物同其功。豈詞章功利之可擬哉。昔孔子之所傳。顏曾思孟之所學。皆以此也。及孟子沒。而失其傳者千有餘年。周子發其端於前。程子遂擴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於宋焉。西山眞氏亦庶幾乎此也。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慤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峯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但其纂組鉤摘。有便於人之口舌。故幼學之士。皆悅而尙之。其害爲尤甚也。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但力學疏淺。終不能遂也。今憲府潮陽李先生有見於此。卽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復作興。此正斯文復盛之秋。豪傑奮勵之日。而足下與其選。必將用力於聖賢之學。以明斯道者。復蒙見諭區區之出處。然此事但當揆之以道。決之以義。亦非居仁之所敢適莫也。

復南康何濬太守

竊聞盛帝明王。所以建立人極。扶植生民。未始不以賢才爲急。其所以作興人才。造成後進。又必以學校

爲先。苟賢才不立。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孰與行之。學校之政不修。而欲造人才。成善治。茲亦難矣。故唐虞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悠久者。本於斯焉。如堯舜命司徒惇五典。三代明庠序學校之教。具見於經傳。可考而知也。若吾夫子集羣聖之大成。以垂教萬世者。至爲詳盡。然自漢以後。在上者雖或建學。而無教養之本。爲學者徒守章句。而不知進修之方。其人才之不如古宜矣。尙望其及於隆平之治哉。嗚呼。所謂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者。可勝痛哉。幸而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焉。大明聖道。然後士之有志於學者。始能脫乎章句之陋。以求造聖賢之域。志治者亦有不屑漢唐智力之末。而欲堯舜其君民者。皆數君子倡道之功也。今數君子去已遠。口語章句。譁然以眩於世。利祿之誘。汲汲以奪其心。不有好古信道之君子。孰能起而正之哉。僉憲潮陽李先生。與賢執事□□作李堂□賢執事好古篤信。卽先賢故居。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建學宮。招至四方賢俊。共明聖道。爲國家崇建人文之本。育才論秀之實。將使士氣大振。賢才輩興。所謂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者。復見於今日矣。去歲僉憲先生。辱枉下顧。今者賢侯善辭令。厚幣帛。重煩郡學司訓。降臨衡茅。然此聘賢厚禮。居仁愚陋。曷足以當之。但禮意已至。有不得辭焉者。是以不勝悚懼。對使拜受。俟安養老母。趨拜黃堂。以圖面謝。

與丘時雍

昨蒙見示陳公甫詩。誦讀之餘。令人情意浩然。夫公甫資性英明。才氣高邁。抱負宏大。居仁所以深爲公甫喜也。觀其詩。皆雄才大略之所發。其體律句語。又皆高切古健。靡不有法。豈其以此爲重而用心乎。抑

以此爲末而不爲所累乎。夫人之心。虛靈不測。函具萬理。必其無一毫之累。乃能與天地同其大。故僕之所以望於公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奉夏憲副

竊思古之學校。所繫甚重。凡國家之事。無不出於學者。非惟舉用賢才出於學。雖行兵出師。亦受成於學也。蓋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故士之所學者。無非修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無非學校所窮之理也。自漢魏以下。學校之教。不過以訓詁記誦爲業。未嘗即物以窮天下之理。故無修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蕭、曹、房、杜等號稱賢相。然亦以其智謀才力之長。其於天下之事。不過補其罅漏。修其缺壞。豈能事事物物。盡其當然之則。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謂其未嘗以道治天下。不過以法把持是也。至宋、居仁族祖安定公。能知乎此。故立經義齋、治事齋。以教學者。凡治民、治兵、水利、筭數。無不講究。其後關洛諸公繼出。故格物窮理之學。修身治世之道。煥然如出三代之上。居仁質雖愚弱。竊有感焉。每欲學之而未能也。向因家貧饑旱。窮究水利。編集成篇。特以身居下賤。未能推行。痛念鄉鄰貧困。家人無以爲生。謹此上呈。雖曰救時之急。亦所以示學者。使知即事窮理。不專爲紙筆無用之學也。所以呈於先生者。以先生儒道宗主。使人知學校之重也。

與婁克貞

前歲辱書示教。未能領悉。欲面罄而無由。然天下古今之道一也。固無彼此之殊。惟其是而已矣。孔、孟、程、

朱所以異世而同符某每與同志講論不敢輒有害同者亦欲求其是而合於一也豈敢彼我相高而爲自私乎但世之君子往往過於高妙以爲卑下而不取竊觀聖賢之學無不在乎實地上做故程朱與當時議論每以好高爲戒也

復張廷祥

去歲辱惠書開示爲學之要蓋恐某學有所偏而欲救正之所感多矣又蒙欲與羅先生下碩此某所當趨拜先覺以求正者反辱垂念怠緩之罪何可逃也某不肖妄意爲學工夫浮華卒無所得近年以來稍悟前失欲求精切用工不幸疾病來侵幾死者再至今氣體虛乏不知何日得遂趨見之願也承諭公甫書蒙克貞兄示及某因得反復思繹竊窺其一二夫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脫灑所見超然不爲物累而不屑爲下學故不覺流於黃老反以聖賢禮法爲太嚴先儒傳義爲煩贅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眞雖曰至無而動如以手捉風無所持獲不若日用間且從事下學外則整衣冠正容體蹈規矩謹進退內則主一無適使無雜擾庶乎內外交養靜則可所操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動則可以省察使達道自此而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無而動莫實於理公甫曰致虛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曉也望將此意附達公甫以公甫之高明必能自省庶幾正學可續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復憲使陳文耀

程子曰古之時公卿求於士後世則士求於公卿蓋公卿求士所以樂善好義之誠故四方莫不感化賢

才莫不登用。而治道隆矣。士求於公卿。則廉恥之心喪。而世道降矣。居仁人微學寡。僻處窮鄉。苟安愚分。雖鄉黨富勢猶不敢有求。況公卿大人乎。今蒙大人怡然忘勢。以禮愚賤。有古公卿之風。無愧於程子之言也。感激不勝。謹此申謝。伏望以此謙光之德。廣訪求之道。則賢於某者。亦將以類而合。區區愚陋。又安足以副賢君子知人之明哉。

謝夏憲副

一陰一陽之謂道。故聖人作易以明之。以事而言。則善爲陽。惡爲陰。以人而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故聖人所以扶陽抑陰者。惟恐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或盛也。其於陽長之卦。曰復、曰臨、曰泰、曰大壯、曰夬。所以深致其扶持喜幸之意。其於陰長之卦。曰姤、曰遯、曰否、曰觀、曰剝。所以深致其憂懼戒抑之心。某非能有君子之道也。蒙先生以君子之道待之。故不敢不以此爲言。而先生所以眷顧於愚賤者。亦欲君子之道長也。所以爲世教者深矣。所以開示學者爲善之方至矣。所賜伊洛淵源拜讀未能釋手。感戴之重。何止拱璧。

謝陳僉憲

伏聞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致治者之所不敢忽也。然是善也。一念發於心爲甚微。達之天下無不足。蓋賢才以類合而從。民庶以觀感而化。惟公好善由乎中心。出治之本。其在此乎。某非能有善者也。蒙公之好如此。況實有是善者乎。然則不善者。其有不畏者乎。推而行之。憲綱其有不振者

乎。此某之所以且感且幸也。

答本縣請鄉飲

國朝舉行鄉飲。其禮在於養老尊賢。其德在於化民成俗。其制作出於聖人之手。遵行在於司牧之賢。舉茲盛禮。召及愚儒。非敢爲長往過中之行。懷沮溺忘世之心。顧德不足矜式羣類。言不足開示周行。疾體久羸。未能奔赴。伏望賢明俯垂仁恕。

與羅一峯

往歲質疑於左右。未蒙正其是非。竊自疑其詞義猥屑。君子所不取。誠意未至。君子所不受。或尊意未察。以居仁託病自高。而抑其僭妄。方將自反。續後聞知四方士友。以爲先生非徒不鄙。反以警示學者。先生之心。固廣大無私矣。但居仁不得以消聞過之渴也。然天下之言。有不得已而言者。有得已不已而好言者。亦有不知其理而妄言者。好言與妄言。雖智愚不同。其私則一也。惟不得已而言者。乃當言也。非私也。居仁所以進言於左右者。以非左右之公不能受。非左右之明不能擇。非左右之賢不能發揚以及後學。今先生望重四方。爲學者宗仰。道之興廢所繫。先生固不可不自重其任。而居仁亦不得不與先生明辯。以求至當之歸也。所欲言者。具陳別紙。惟高明采擇。幸甚。伏聞與瓶金牛洞以教學者。不勝欣悅。其立教規模。量必胥合古意。然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此皆先生所素講者。惟體驗而力行之。以開聖學門庭。則英才類至。道之明也可冀。學之傳也可久。而澤流無窮

矣居仁俟疾一愈即來觀光而少贊於下風焉伏聞先生作易經集說不知尊意所在願附一本見教昔朱子註書多與朋友講論蓋易之爲書始於伏羲成於文王周公備於孔子而明於程朱所以然者因風氣不同世變不一太古之時世質民淳只用卦畫以示吉凶而開物成務利用厚生辭不繫可也至文王周公之時則世故漸多情僞百出德不可不正辭不可不繫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須知文王周公所憂患者何事至孔子當周末王教不明世道益下其所憂者又非文王周公之比故十翼之作不得已也與拭淚而作春秋同意至孟子以後諸儒妄以己意穿鑿溺象數而不知求理循流而不知求源遂失聖人之意程子憂且懼矣故作傳文然後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而易大明矣朱子又推本伏羲文王立卦繫辭之本義使古今一貫非以程易之未善而更作本義也愚意易之書具於未畫之前明於既畫之後因世變風氣而有詳略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也羲易者太古之易也周易者中古之易也孔易者末世垂教之易也程易者今世當用之易也本義者推原古易以及今也姑撮其大要其餘詳細尙圖面質居仁又有不得已而言者公甫陳先生名重海內與先生所交最深居仁與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不知先生曾疑之否若曰不知其非則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已虧朋友之義所以輔仁責善者其失已在我獲覩公甫與何時矩書欣然喜其見道大意然推之其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又曰塵微六合瞬息千古只是一箇儱侗自大之言非眞見此道之精微者乃老莊佛氏之餘緒聖賢之言

平正切實。大雖知其所以爲天。後闕

奉張廷祥

聞知去冬與陳公甫相處。所以講切者如何。竊觀古今人才。有晚年而學益進德益熟者。有晚年學問志氣聰明俱不及前者。又有晚年所失愈甚。遂至顛倒錯亂者。卽此可驗所學之正否。工夫之疏密。靜而思之。不勝戒懼。謹以獻於高明。乞亦加省。有可見教處。莫靳爲幸。

寄蔡登

向得會聚。深副愚望。蓋天下可樂可悅之事。無過於此者。更望致謹於燕閒獨處。益致博約之功。幸甚。居仁會丘時雍。渠深恨未得與從善相會。丘公愛士。出於中心之誠。如再至郡。宜一訪之。

奉憲副張希仁

禫制已終。不審出處若何。大抵仕以行道。乃爲出處之正。若祿仕則有時而然。非常理也。繼嗣事。量高明自有裁制。古人道修於身。乃行於家。道行於家。乃行於國。故關雎爲正家之本。牆茨爲敗國之原。唐高宗、玄宗、實錄。望一詳觀。居仁於去年喪妻。家無內主。兒女無依。故不敢遠出。而趨拜之願。莫能遂也。陳公甫聞去冬到先生家。不知講貫如何。大槩此兄學太高虛超脫。於正學有害。先生察之否。

寄張廷祥

居仁欲修春秋集傳。此志已久。惜學力未至。不敢下筆。夫春秋、仲尼用意最深者。當時羣聖制作已備。然

皆當代事聖人固已述之爲後世法若春秋則亂世之事聖人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裁酌損益爲百王之中制萬世之程準先儒發明宗旨雖多惟程子以爲經世之大典乃約而盡諸儒之傳亦惟程子發明精切有力如胡傳雖議論發越然義理切當不及程傳多矣況未免有張大穿鑿之病乎居仁欲取程傳爲正旁取諸儒之言以附翼之倣詩經集傳先訓文義敍事蹟然後用胡傳及先儒言之精切者以發明聖人之意要使正道燦然可舉而行也先儒謂聖人心事難知聖人心事天理也謂聖人行事難知聖人行事王道也理精道明豈有不知春秋哉愚以先知春秋莫如孟子後知春秋莫如程子謹以愚見質於高明幸勿靳教

寄晏洧

幼年同學之士或一別而再不相會或雖會而相處不久則此學之衰可知今蒙書翰遠降相愛之厚爲何如哉大抵爲學之道在於窮理修身朋友之道在於講學輔仁苟不務此雖日相親而無益也夫古之人、徧交天下之士以明其善力師聖賢以準其歸豈可偏狹固滯守一善以自足乎居仁自丙戌年喪父戊子喪母至辛卯年得疾纏綿八年方愈故血氣早衰不能精進今又喪妻無一好況但此道理無處不在雖居憂患苟能存心察理亦無非進學之地今未能然所以可愧也不知老兄今日所進若何又不知盡簪之期在何時歲月駸駸老將至矣某昨因自思迭遭憂患或是天意欲作成我做箇人欲盡餘年殘日付歸學業以畢此生不知吾兄肯同志相輔否

奉張廷祥

數奉書於左右。似乎煩瀆。然以先生之賢而不與言。則失人矣。又孰可與言乎。正學孰與倡乎。邪說孰與熄乎。竊意聖道之大害有二。功利異端也。功利之害人雖衆。然皆中人也。其失易知。故其害亦淺。老佛所引陷者。皆中人以上之人。其才高。其說妙。非窮理精者。莫能窺其失。以二氏論之。佛氏之害尤大。老氏只是虛靜無爲。佛氏又做存養工夫。其精微高大。善引誘人。又善駕馭人。故上者被其引化。中者被其驅駕。下者被其誣誑。所以滔天之禍。盡歸於佛氏。今其說已流傳海內。士大夫宗之者甚多。先生用何以熄之乎。愚意莫先自治。躬率學者去了許多好高妙底病痛。日將四書反復熟究。程朱之書。切己體察。使吾身心義理。有以洞貫大本。然後方能指其病而正之。此內修而外攘之道也。高明以爲如何。聞一峯先生。廣大剛健。無驕吝之私。樂與人爲善。欲賴其扶此道。但不知他窮理工夫如何。所欲言者甚多。略述數端。具陳別紙。願賜裁正。

上邑宰

竊聞天命之性。具於人心。渾然至善。其體則爲仁義禮智之德。其用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皆本於自然。非有待於強爲也。惟氣質不齊。物欲或從而蔽之。是以有智愚賢不肖之分。過不及之弊。必賴聖人修道之教。然後得以明乎善而復其性焉。夫自唐虞建立司徒典樂之官。三代庠序學校之設。教養之道至矣。而周禮地官之職。又有考察德行道藝之法。此其風俗之所以淳厚。賢才之所以衆多也。迨夫

周衰教弛。孔子以聖德無位。乃與門會之徒。自相授受。以傳其道。又刪述經典。以垂於無窮。而萬世道學之宗有所歸矣。自漢魏以下。雖讀其書。鮮能得其意。講其理。未必踐其實。至宋之諸儒。始能尋其緒而得其眞。廓其道而闡其教。其餘若泰山孫石之徒。白鹿嶽麓之類。亦得以卽山林閒曠。優游講習。以成所學。故三代以下。稱人才之多者。必曰宋也。伏惟□□□□肇有鴻基。崇建人文。廣立學校。以爲政治之本。故賢才之出。亦不乏矣。伏惟大人先生。學問充盈。才德出類。政聲遠播。德教日新。某等叨居治下。何其幸哉。某每與四方師友會聚之閒。無不樂道賢侯之盛德。與其施爲不苟者。某素守貧賤。不敢求知於人。而辱賢侯之知己。初蒙命召。不敢趨赴者。誠以下民之分。未可犯義而不顧也。而大人仁恕。不惟寬其遲慢之誅。又憫其貧乏。輕其徭役。使得以遂其生。賜之古詩令得以廣其見。凡吾同類。莫不仰戴而歸德矣。某之愚陋曷足以報稱於萬一哉。惟有日夜精勤惕勵。力求聖賢之道。庶求無負爲可耳。但愚鈍凡庸。自幼失學。年十四五。雖嘗讀書知文義。而進爲之術則未聞焉。是以功雖勤。德不進。志雖篤。道未明。大恐汨沒一生。不足齒於人道。茂壬申。始師於于先生準。至甲戌歲。復游康齋先生之門。始知聖賢之學。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閒。而在於身心德行之實。故追前非。欲求自新之實。但終以駑庸之才。不堪鞭策而進也。思與二三同志。別求燕閒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於是鄉黨某等。捐割己資。卽幽曠之地。構屋數閒。以爲羣居講學之所。至壬午三月。師吳與弼經歷至所賜之扁曰禮吾書舍。蓋因其地而寓號焉。至今歲同類漸衆。屋舍寡狹。難以容居止。有鄉鄰某見多空閒麥地五六餘畝。在於舍後。可作學基。復有義士某等。

俱願捨田換易。共成美事。而某執私不從者。豈非固蔽之深。未易以善道開之耶。而鄰邦多士。咸曰幸有賢侯在上。素重儒教。其所以作養人才。振興士氣。皆在指掌之間。且見利而忘義。固小人之常情。以公而治私。實君子之大政。曷不躋彼公堂。具道其所以然乎。程子所謂以官府治民之私者。此類是也。昔子游爲武城宰。邑人皆有弦歌之聲。今興學禮吾。正使斯人得聞弦歌之美。以彰侯德之盛。何猶子游專美於前。某又念興安之壤土。比之他邑。固爲褊小。而學者之衆。乃倍於他邑。豈人性之異哉。亦繫於在上者之作興。興所以倡之者何如耳。某學雖疏寡。敢不竭盡心思。推廣師說。以爲多士之倡。而作興之任。實在於賢侯一念之開矣。伏望慈仁大施政令。使山林士子。咸得藏修游息於中。以盡成己之道。皆德澤之所及也。且使書院之蹟。留於後世。則千載之下。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又豈止於一時之盛而已乎。

與莊孔暘

居仁既愚且賤。僻處山林。多病未出。雖聞高明之名。至於學行之大概。猶不得聞。況其蘊乎。近謁南昌張廷祥。復會同里姚潤。始知先生爲人之詳。才氣抱負不小。居仁幸生同時。不能一會簡賢之罪。未敢辭也。故敬裁尺牘。以致仰望之意。蓋古之君子。生同其時者。非特相知而已。必也相與講求輔翼。以成其德業。以共濟斯時。以同倡斯道。區區所以望於高明者如此。儻蒙不鄙而賜之教誨。幸甚。

與周時可

居仁於戊子年。曾奉書於左右。未知達否。於後雖病困山林。懷想不已。蓋昔在白鹿洞。詢知閣下本心。故

未敢相忘於江湖也。但病困中不接外事。故不知動履之實。病後謁張廷祥。論閣下學行之美。又會姚潤華辜兵部。益得其詳。故愚心眷眷。不能不發一言以達聰聽也。古人云。儒者逢時。生靈之幸。高明幼學壯行。展素蘊。成人才。美風教。是其任也。竊觀自契敷五教之後。教養選舉之法。見於周禮司徒詳矣。自孔孟不得志。然後教不行於上。學乃傳於下。秦漢以後。上下之教俱無。非無教也。乃所教非教也。然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則空言無實矣。至宋則程子發明學制。以言於上。朱子作貢舉私議。以論於下。當時雖沮於權倖。實後世所當法也。愚嘗參詳之明道。發端以開示神宗。而神宗始志甚高。故明道之言。純然先王之教。無一毫後世夾雜之弊。伊川學制。因時制而改酌之。雖去其考試之陋。亦未免尚供文課。其推擇選舉則一也。朱子之議。蓋欲救一時之弊。以漸復古制。故未免於文字考試。然必立德行一科以重其選者。以爲非此無以爲教。亦無以革當時之宿弊也。又於文字之中。命題作義。去其工巧駢麗。習爲深厚簡嚴。而欲貫通經義。條析明白。又必愼選教官。以主教導。其意切矣。愚意後世欲大有爲。須用明道之言。乃乾坤簡易之法。其用力甚易。得效甚速。不得已而用朱子之議。雖可救弊。頗似費力。今時幸有□□□□□□□□□□□□立有歲貢一法。若以德行才能一科。由廩膳歲貢而進。依倣明道之法。愼其選。重其職。文章一科。從增廣者試之而進。嚴其考。厚其詞。數年之後。道德既重。士風丕變。然後復先王之教。以去糊名考校之陋。此似亦簡易。伏望將周禮司徒、明道劄子、伊川學制、朱子貢舉私議。熟讀詳味。以求其意。酌今之宜。以敷奏於朝。萬一天啓亨運。一賜施行。實萬世之幸。不然。亦當先得此意。則權度在我。方可

隨時處中惟高明裁之

定親書

禮重大婚所以正人倫之首配求貞淑是將謹德教之端仰喬木遺風托絲蘿新好況令嗣俊宣位下孫女早閑姆訓楷儀雍肅於閨門而舍弟居仁房下姪男麤學儒書德業未成於庠序不愧匪偶妄意高門伏沐姻仁已垂謙允雝雝鳴雁尙期禮制以無愆灼灼其華更冀室家而有善敢用不腆之幣以將衷寸之誠寅畏不勝敷宣罔既

復余氏定親書

致政琴堂晚節仰企於當代隱居蓬戶考槃竊慕於前賢道義之契旣深婚媾之聯遂講恭惟次令孫男志已宗於聖學器不小成竊念次舍姪女教未就於姆儀才何能淑恭承嘉命允協良緣禮不虛行誠由辭立

復張廷祥內翰

春深伏想孝履支勝爲慰懷慕中忽承書翰幷賜五常冠及細葛一束惠愛甚厚覩物思人慚喜併集得知先君子葬地此至大至切之事無怪吾兄之皇皇也然葬者所以藏體魄也以安親爲主只要得山脈所鍾土厚水深之所卽可葬也江南之地所患者水蟻然蟻猶可以厚爲灰隔以制之惟水氣無不通透不可限隔尤宜謹愼向與葉本眞議不若先將其地鑿成壙穴作成墳冢俟雨水浸淫之時開看其中以

驗水之有無然後葬之庶免後悔尊兄以爲如何慨念斯道乏人高明密加操存省察使表裏如一居仁工夫甚疏願得時賜教墨以警不及爲幸

又復張廷祥

奉別歲久愈增懷想一峯旣亡所與共事者惟有望於尊兄竊觀近年以來四方士子頗知趨向尊兄與一峯之功爲多雖然尤有可憂者今之士風雖若振於昔年陷於邪異者又非昔年比也此實吾人莫大之責當明理正心以先之也蓋昔年之學專於記誦博覽訓詁詞賦其所從事者淺而陋近年以來學者立身稍高而不能子細體驗聖賢切實工夫而妄意聖賢故遂入於空虛玄妙其淺高駕空反成狂妄其入異教也宜矣原其存心之失有二焉只爲工夫未至身心紛擾放逸要求虛靜故有屏絕思慮以爲心不放者又有體察照看心在內裏以爲存者其心如此自然不暇卽事窮理故窮理之失亦有二焉以爲天地萬物無非此理無適而非道凡其知覺運動視聽云爲無非至神至妙其曰無動而非神卽此意也又有縣空想出一箇道理在虛空杳冥之中以爲無極之眞太極之妙此乃吾之眞性不生不滅無有始終窮盡其曰物有盡而我無盡卽此意也不意此等亂賊生於吾世非但爲我兼受而已其與天地人倫物理俱已離絕非但無父無君而已不知一峯何故反尊信之一峯後來亦有曠大之意想必爲其所染也今吾人但當實做居敬窮理工夫使身心內外一歸於正方有內修外攘之具高明以爲如何

與餘干縣諭鄉飲

向者居仁不自量其不肖。趨赴鄉飲。然鄉飲之禮。乃周公所制。其品節之詳。見於今之儀禮。乃鄉大夫賓興賢能。與行鄉射養老者。飲國中賢者。皆行此禮。故其節文繁盛。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上大夫爲主也。養老之禮。二帝三王皆已行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是也。其禮必當簡便。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謂之三老。天子以父事之。則民興孝。三孤之有年德者。謂之五更。天子以兄事之。則民興弟。是禮行於上。教成於下。此養之禮也。庶老則養於鄉之學。向者憲副鍾先生。率學者習行鄉射。今之士子。始得覩先王之禮。是一幸也。但射禮主於習射。鄉禮主於飲賓。鄉射有賓無介。鄉飲賓介具全。其禮節微有不同者。向蒙舉其大節行之。但講求未精。未能盡乎先王制禮之意。蓋旅酬之禮不行。則主人禮意不及於衆。而敬有未盡也。交錯之禮不行。則無以合歡而愛有未盡也。旅而不語。則賓主道義不接而情有不通也。至於置席設尊。盥洗徹俎。皆當節之以禮。使始終不亂。乃善於行禮者。禮樂待人而後行。豈不信哉。伏望就劉吏部處。借儀禮與知禮生徒。習行斟酌其宜。使不失乎先王遺意。幸甚。

謝南康太守

僕聞古之君子。所守甚約。而所施則博矣。所爲甚寡。而所及則衆矣。是何歟。以其知所務也。故身不出鄉國。而風聞天下。教流後世焉。今賢侯執事於政理之暇。拳拳於白鹿書院。非知所務而何。蓋所以繼前賢之遺烈。爲天下正學倡也。正學既興。則海內風動。四方豪傑之士。必將接踵而至。相與講論切琢。使聖道晦而復明。則續文公之學。有功世教者。皆明執事之德也。居仁愚陋。敢兢惕勉勵。以爲多士倡。若夫成賢

侯之志。使道德煥明。尙有望於天下豪傑云。

奉祁參政鍾憲副莊僉憲

伏承聘命。令主白鹿洞事。謹於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入洞。竊思廬山白鹿洞。名冠古今。居仁自弱冠之時。因讀前史。知其爲第一書院也。及考輿經學規記賦。又知文公先生。昔在其閒。闡明聖學。非若他書院姑記前賢之蹟。爲辭章記誦之場也。及覩文公全集。又知文公奏賜敕額。始終眷意。欲其久而不廢也。在元不續。及我朝太守翟公。始刱殿堂齋舍。然未有師儒表率。英才習學。故鬱而不彰。至潮陽李先生。更加完葺。延請名士絃誦其閒。而風教始著。居仁之愚。亦玷禮聘。不幸居仁遭母喪而去。李公亦繼以亡矣。而書院之廢亦宜也。今明執事慨然興復。仍命居仁入洞主事。居仁學陋才疏。何足以副委任之重。是以入洞之後。不勝恐懼。齋沐裁書。令門生胡覺高悌申致稟復。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不得人則廢。必然之理也。今欲興復文公數百年之絕學。以倡明於當時。非得四方英明豪傑之士。相與講論切琢於其閒。曷足以及此。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高遠。及純篤溫厚者。訪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洞。則士氣必振。海內風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於奔競者。不必招致也。況江右素號文盛之地。學校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得與洞以教之哉。其閒有志氣不羣。敦厚好學。舉業已通。復欲求進乎古聖賢之域。以盡修己治人之道者。苟非與洞。何以聚而教之哉。執事之意。必在於此。居仁亦以此望於執事也。謹薦所知數人。伏望禮請到洞。幸甚。洞中全無書籍。

更望印求入洞以賜肄習

奉祁大參鍾憲副

居仁在洞夙夜兢慄教養無效有負賢君子作興之盛意然理義者人心之同然以古道倡之誰不向風但士習頹靡已久人心沈溺難同必得第一等人才相與倡率庶使中人之材皆可漸磨激勵而進復文公之教不難矣若泛取凡庸之材非惟不能率教必將怠惰放肆反道敗德有玷於文公名教必矣今日興洞務使道明於當時流光於後世方不枉費一次作興若成就人才既多將來必爲世用其澤豈有窮哉向薦舒綱不知曾去請否伏望命下本縣遣使禮請入洞訓迪後進幸甚昔有問於朱子曰何以能得天下之賢朱子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向之慕之況今明執事以有爲之才居可致之位皆能及此又何難哉伏惟以此好賢之心推而行之則天下之賢皆將歸心於賢執事況此邦之賢乎好善優於天下況與洞乎若好賢之心不篤尊賢之禮不致抱道之士固將卻步而不敢進鄙陋之士必將趨利慕勢而來矣居仁謹錄諸文數篇以獻併求教正重興洞記不知尊意屬筆於誰海內之士若陳公甫文雖高然過於高大多是禪學文章張廷祥文精深丘祭酒文典實惟在大人所擇

與陳大中

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今人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

捉摸照看。及捉摸不住。索性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虛。殊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今人不去窮理致知。只在文義上錯過。又不於日用事物上推究。所以只見淺陋。窮理是推勘到十分盡處。致知是體究到十分明處。或讀書或講論或處事。皆要十分明盡。方是窮理致知工夫。只看窮字致字。便無所不用其極。居仁二月初三日入洞。所憂者人才難得。小兒因母疾未到。甚欲大中來此。表率士類。但令萱年老。又遭荒歉。量難起身。此中租亦因修造費盡。待秋熟。安養令堂來。某已薦尊名於二司。不知他來請否。

與南康府論租

蒙給租穀。方司訓十九日來洞支給。居仁以先父忌日之憂。未得面論。蓋學租本以養賢。賢不足。此二者義也。事合義則久而益安。不合義則久而必弊。昨蒙欲一概施給。澤雖似普。然在洞者。賢愚不齊。貧富不等。若愚者富者亦與之。則濫矣。亦恐將來不足於用也。望容居仁審其賢愚高下。有無貧富而品節之。開其多寡之數。以憑支給。方爲允當。

奉何布政

向令門生至豫章。蒙賢伯賜之教言。開其本心。回洞傳宣明訓。諸生莫不感悅警懼。又蒙懷念薄德。賜之歷書華箋。感戴何極。居仁在洞。愈增戰兢恐懼。深懼教養無效。有負作興之盛意。所賴者有牧伯公卿。振揚斯文於上。在下者必有向風慕義而作者。此世道之幸也。

寄張廷祥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之事決無可爲者。看來今日天下之事。惟學校一事。全不可理會。蓋取士不以實行。則人無趨向而教不可施。今人非惟失古人教養之法。主考者反摘奇搜隱。以乘學者之不知。欲其倉卒之間。無所措詞。學者亦終日搜截奇巧隱僻。以應副考者之意。聖賢平易明白正大道理。惜不知察。近與士子相接。解書多失經旨。原其所自。皆由搜截奇隱。以迎合考司之意。以致如此。噫。豈非朱子所謂經義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極矣。士生斯世。所以立身尤難。稍欲以正自立者。便與世乖違。惟隨俗習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絕。獨立不懼者。安能保其不移耶。況欲挽回世教。移變士習乎。此居仁之愚。不能不以爲憂。而望於廷祥者尤切也。令兄服制已終。當講明正學。以示當世。幸甚。

辭祁大參鍾憲副

興復白鹿洞。此不世之盛典。名教第一義也。居仁恭承嘉命。靡不盡心竭力。期以成功。不幸舊疾復作。心腹氣痞。瘡毒滿身。筋骨轉痛。蓋因廬山風高。弱體不堪。恐病日危。湖山隔遠。不能達家。是以於六月初二日上書。乞治。又慮此病難愈。在荒洞教。伏望擇請道隆德備者爲之師。則後學有宗。居仁雖抱疾在家。亦無憂慮。又望招至賢俊。以聚洞中。庶可相觀而善。若得道高之人爲師。又得志氣不羣趨向正者爲徒。則此洞之興。如反掌。風教既盛。則遠方豪傑自至。將見天下賢才。皆出自白鹿洞。而大人作興之功。斯不負矣。切不可使小人成羣。必沮喪士氣。才氣高邁者不來。洞不可興矣。君子道長爲泰。小人道長爲否。易之

要義。惟高明審而行之。幸甚。

寄張廷祥

詹恩來。得知貴體漸愈。欣幸欣幸。居仁亦因疾而回。比來白鹿洞。自舊游之外。全未得人。不意吾道衰如此。豈世乏人邪。吾輩倡之者非其人邪。舒冕來門下。不知能領教否。此人天資志氣。迥出流輩。然病痛亦多。聞尊兄就要教他自知味。自體見一箇明德。又有自尋眞心。恐立教太高。求效太速。徒長其正助之病。不若只教之以忠信篤敬。窮理致知。方消得他身病痛。及其久也。好味漸知。德亦漸明。眞心不待尋而自在我矣。今之可憂者。道術分裂。教出多門。人才聰明。便好高喜妙。脚根不曾點地。便要自高大。聞門下人多有向慕陳公甫。欲游其門者。大抵根基不實。語之太精。是送他過那邊去。昔游定夫見濂谿。自謂所得廣大如見天。卒去學佛。道理須自下學中樸實頭做工夫。積纍之久。自然貫通。方穩當。施政來求見。此人心術甚良。與進爲幸。

寄新昌王御史

昔辱賜之佳章。銘感曷勝。山間無便可以奉答。幸恕遲慢。居仁、魯鈍固陋人也。弱冠時志於此學。用功不得其要者十餘年。徒自辛勤。竟無所得。年至三十。於體驗上頗得力。才做得聖賢工夫。上手於聖賢門戶。似乎可入。然行之不力。有辜此志。又兼疾病繼作。故間斷甚多。昔孔子三千之徒。語之而不惰者惟顏子。則惰之爲害衆矣。此正吾人所當警策者。恭聞賢執事毅然自拔。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則所造所養可

知。愚陋得生同時。何其幸歟。但爲貧窶所困。不能進拜求益。姑憑尺牘。以達寸誠。

寄安仁張大尹

愚聞德政及民至切而親者。莫如邑宰。故居此位者。必德足以體仁。才足以幹事者乃稱也。側聞明執事仁愛之心。孚於遠近。廉足以養德。才足以治事。邑治民安宜矣。而在上者乃不能察執事本心。考執事治績。反加以罪咎。雖執事之心不以此爲榮辱。而士君子及民庶。不能不傷賢者之志不伸也。居仁遇上司知己者無不稱贊盛德。惜乎相遇者鮮也。伏望持守此心。精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與安爲上治之邑矣。

簽陳大中

世衰道微。非豪傑特立之士。必至隨俗汨沒。如大中者。實與吾黨增氣。但工夫要體認得眞。做得密。居仁雖似體認上不差。只是做得不密。恐學終不能底於成也。白鹿洞事。在上者不知擇人。多是奔競勢利之徒。教不可施。內中又任小人行事。故辭疾而歸。世道窮極如此。奈何。

寄夏憲副正夫

向者蒙以政鑒見示。先生之心遠矣。蓋欲垂教天下後世以澤民也。古人著書。不得已也。有是書則是理明。無是書則是理缺。如布帛菽粟。生民不可一日無。蓋其道明德備。修己安人。治亂興亡。洞然於心。見得前人言有未盡。故不得已而作。如子思中庸、孟子七篇、程子易傳、春秋傳、朱子集註、集傳、綱目成書、小學、皆所當爲。豈若王仲淹好名而作荀、揚、老、莊、據己偏見而妄作哉。觀先生所著。未有推行王政之意。未免

漢唐以下手段竊觀春秋雖因齊桓晉文之事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未嘗許其如此如盟會則見誠信有不孚侵伐則見其擅興之罪召陵之師僅能致屈完之來盟其於□□□安中國之功亦卑矣雖若與之而奪之之意亦在其閒但後人少此眼睛不識也居仁欲先生因後世之事準以先王之道如韓信初見漢祖鄧禹初見光武孔明初見先主雖其謀議之善有不可及者然亦要論其不合切切以謀天下爲心未見其明理正心誠欲救生民安天下而致先王之治也孔明之心正大以興復漢室爲事頗似庶幾鄙見如此高明裁之

答趙同府

竊聞德之勝者爲君子才之勝者爲小人才德兼全者乃大人也向者得親顏範而聽言論乃知公實有德君子然德與才皆可學而進夫親賢取友講求天下之理推而行之政事之閒則才進矣反躬實踐以至造次不違則德進矣居仁與公生同時又同邑故欲與公以學而勉使才德之進老而不倦是所禱也

與蔡登

聖賢之教一而已矣人之資稟不同用力或異而眞妄邪正分焉然其初只在毫釐閒究其極不啻千里之繆吾道異端是也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學者舉足一差便流入去蓋其高妙足以動人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足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眞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

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爲心學多入之者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煩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禪學工夫居仁亦嘗究之其存心之法未嘗敬以直內其初只是不奈心何故專於靜坐或反觀內視照看一箇心在內裏或用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之不走或屏除思慮使之不出獨達摩高於諸佛不立言語只索靜打坐埽除思慮自然心中空豁廣大無邊而其剗滅天理根原尤速也其於見性未嘗格物窮理以至融會貫通達夫天命之本原只在空靜之中心不累事緣空想出一箇太極之妙以爲吾性之眞以爲覺得此物則至神至妙凡知覺運動視聽無非此箇神通妙用自視之高以爲天下之人皆莫我若也其自守之陋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以爲能存養也賢友用力於心學實居仁所愛敬故陳鄙見以爲擇善之一助吾儒工夫義理具在方策更冀熟讀詳究實體於身幸甚

與樂平劉掌教

去歲辱光賁未得留奉數日懷欠不已敬裁小簡煩吳德甫達奉夫人之心更無別物得此理謂之德具此理謂之性感物而應於外謂之情措諸天下謂之事業人多汨於功名利祿溺於老佛空虛失此本心此理遂昏塞錯繆無以應酬萬變故聖賢工夫存養窮格體察交致其力也會晤無期聊奉此以代面話

與張亮帖

訟者但求伸理勝負榮辱付之天命如此則此心自然廣大又能主敬察理則學問日進矣蓋吾人之遇患難正所以動心忍性因他山之石以攻玉也

與季御史簡

昨聆清誨。未能自足。今欲進拜。恐煩應接。不若只在觀中之爲靜也。昔程子、張子之在興國寺。朱子之在鵝湖。皆講論衆日。豈今人眞不如昔人哉。

胡敬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流芳詩集後序

詩有所自乎。本於天。根於性。發於情也。蓋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故有以全乎天之理。而萬事萬物。莫不該焉。當其未發。而天地萬物之理。森然具於其中。而無朕兆之可見者。性也。心之體也。事物之來。惕然而感乎內。沛然而形於外者。情也。心之用也。由其理無不備。故感無不通。既感無不通。則形於外者。必有言以宣之。情不自已。則長言之。又不自已。則詠歌之。既形於詠歌。必有自然之音韻。詩必叶韻。所以便詠歌也。詠歌發於性。性本於天。此詩之所自。學詩者所當知也。嘗考舜命夔曰。詩言志。則二帝時已有詩矣。擊壤歌、未叶韻。南風歌、賡歌、則叶韻矣。五子歌、及商頌諸篇。二代之詩也。至周則有風有雅有頌。風雅頌之中。又有賦有比有興。則詩之體製已備。故說者以爲三經三緯。又以六義名之。厥後世降風移。變而爲騷。又變而爲排韻。爲順體。爲調。爲律詩、聯句。則詩之體製義理性情風韻。衰壞盡矣。世之談詩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詩。清新飄逸。比古之詩。溫柔敦厚。莊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者。殆猶香花嫫母。人雖愛之。無補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詩。有愛君憂國之意。論者以爲可及變風變雅。然學未及古。拘於聲律對偶。洪澳、鳴鳩、板蕩、諸篇。工夫詳密。義理精深。亦非杜公所能髣髴也。嗚呼。後世

王道不行。教化日衰。風氣日薄。而能言之士。不務養性情。明天理。乃欲專工於詩。以此名家。猶不務培養其根。而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邵康節言。删後無詩。其以此也。然則詩不可作乎。曰。何爲不可哉。但務養性情。明道義。使吾心正氣和。則詩之本立矣。絕去巧麗對偶聲律之習。熟讀三百篇。玩其詞。求其義。涵泳諷味。使吾心之意。與之相孚而俱化。則性情以正。聲律以和。不拘字數句語多寡。但求韻叶以便歌詠。則庶乎近之矣。大抵詩樂、實繫世道盛衰。非智力可強探而必得也。吾祖亦非專門於詩者。流芳集所錄。乃其餘興所發。先世手澤。當寶藏不失。恐後之子孫。不知所本。而專事於末。故於集後序如此。

贈醫士胡伯源

古人以良醫比良將。以其理之同也。將之爲道。當先完固其內。而後可以攻外。如擇用賢才。修明政事。養民以固邦本。嚴紀律以修武備。然後誅暴禁亂。則兵不血刃。而彼之民。若崩厥角稽首矣。苟不完固其內。而窮兵黷武。則國內虛耗。人民愁怨。雖使勝敵。終至危亡。況必有敗績者乎。醫之爲術亦然。當先調養榮衛。完固元氣。視病之所在而攻治之。則病易去而身自安。臨川胡君伯源。有得於此也。里中王文彬妻袁氏。毒瘡發於項間。醫莫能辨。疾益危急。乃具書幣以請。胡君至。曰。當守內而攻外。內之堅也。外當自潰。越五日而疾愈。束帶東歸。文彬請予文以謝。予以伯源故家胄儒而善醫者。必明乎此。故書以贈焉。

贈醫士胡琳

予患疾數載。畏風怯寒。屢至危困。里中胡君琳。業醫而尚儒。察其脈曰。病雖深。幸五臟之氣未絕。但元氣

衰弱。外爲風寒所乘。治療之法。當內壯元氣。外避風寒。俟其久而漸安可也。噫。胡君可謂善醫者矣。夫人稟氣以生。合氣以長。氣壯則外邪不侵。氣衰則風寒暑濕。皆足以爲吾之害。故善醫者。雖隨其冷熱虛實。施之以治法。必以調扶元氣爲本焉。世之庸醫。不知此而妄殺人者多矣。今病小愈。因以君醫而思吾之。蓋人之身。元氣不壯。外邪得以干之。猶人之學。大本不立。外物得以奪之。若國之治亦然。非以賢才不用。暴虐得以爲害歟。故立大本。所以壯學者之元氣。用賢才。所以壯國家之元氣也。必立大本。然後理可明而德可修。必用賢才。然後政可立而民可安。否則百病交侵。其滅德而喪邦也必矣。君雖爲名醫。而雅尙儒術。併以儒道言之。以廣其志云。

送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朝廷之治。以得人爲先。古今莫不重選舉之典。然唐虞以九德取人。其曰六德有邦。三德有家。則以德之多寡。定職大小也。其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未嘗不察言以考其實也。傳夏及商以至於周。則學校教養考察之法。益詳益備。故自二十五家之閭。以及族黨州鄉。莫不以德行道藝爲教。亦莫不以德行道藝爲選。故月吉歲時。閭胥、族師、黨正、謹書備錄。以著其實。三年大比。則黨正、州長、鄉大夫並加考察。以盡其詳。然後以鄉飮之禮賓興之。以獻於王。當是時。人才之盛。風化之美宜矣。至漢則教養選舉之法已不復古。於是賓興之禮遂廢。而科目興焉。然曰孝廉。曰經義。曰賢良。曰茂才。其目猶善也。苟循其實。亦不患不得人矣。至隋則以詩賦文辭取士。於是有秀才進士等科。以甲乙丙丁爲第。李唐因之。棄本務末。習尙雕

琢空言無實已非待士之體尙望其得人也哉故當時亦有才俊白首之歎宋則漸尙經術迨及我朝純以經義策論取士雖未能盡復成周之制亦非隋唐空言取士之比也蓋考之經義以觀其學試之策論以觀其才而其所以爲考則繫於主司之賢也苟非其人雖行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一以德行道藝爲考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況取人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雖然內外實一致本末無二理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見於文者必平正通達而無病得於中者渾融充實而無歉則形於言者必光輝明著而不可掩才之浩博者文必滂沛發越氣之正直者文必典勁雄壯苟知之明而察之審則厚德高才之士瞭然在吾心目之間又何不得人之患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噫必知道知言之君子乃能稱考司之職也吾饒掌教林先生世祥端厚而有德好道有精文今秋大比京師請司文考予惟世祥蓄於內者如此則知言知人乃自然之驗此行也京華士子之賢且才者世祥必精選以副國家得人之望也士友董燧等徵文敍別予適在郡同餞於月波門外芝山驛前

記

移居記

始祖檢閱公尙質泰州人隨宋高宗南渡至斗南公諱茂松號惟操教諭餘干因家焉三傳而日新公徙梅谿予年十二三隨親居安仁之大原今二十載矣終以其山川偏逼無以託子孫於悠久於是乃相梅

谿西南五六里有地曰福壽墩墩屹立於地數仞兩谿交流於下墩之西寬曠數里四山遠聳中有高爽之地數畝可卜居焉至於平疇可供耕種山林可供樵蘇長岡可牧谿水可漁固足以爲理生要務逮夫暇日或縱步於平道或登覽於高峯或盥濯於清流又足以暢素懷而遂幽志於是與兄居安請親命而遷家焉成化乙酉冬移屋數間覆簷以茅墐壁以泥周屋以土爲塹而雜植竹木於上蓋取其功之易成而不費亦予貧賤之所樂也嗟夫世人務爲高堂廣廈固有富而恃財以驕盈者亦有貧而勉強以慕外者豈知古人居室之義哉古人之居取足以障風雨雖曰志尚乎儉其實以道義爲重而不暇於此也彼役心力於華靡者安知道義之貴乎記此雖以自述抑以戒子孫云

餟夫記

予因嫂氏之葬寓宿於墓鄰范勝良家見其父子皆餟父近六十子年三十三問何以不娶對曰貧故也予心惻然嗟歎久之既而勝良曰聞先生有仁心苟異日富貴能濟我乎應之曰固所願也但吾宗族鄉黨似汝之貧者衆矣恐財不能贍也嗚呼天下之廣羣生之衆其餟寡孤獨貧困而不得所者不知幾千萬人雖竭府庫之財以賑之如其費何惟得聖君賢相與之極論堯舜文武修己治人之道發政施仁制田里薄稅斂去姦宄任賢良盡教養防虐害則汝得以遂其生矣後數日與毛鎮周豐言之鎮曰此仁人君子之本心也因序次其語而記之

永濟陂記

吾里彭家陂舊用柴土壘作蹤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於是召匠謀易石甃衆懼工大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爲養民之本與築城郭宮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矣里中周君略忠厚公直人也衆所信服乃就謀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灌溉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嗚呼民爲邦本田里溝洫實王政先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既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尙不能濟況爲國而無賢才可乎記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爲鄉鄰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惠之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爲記

貫道橋記

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與門同名而不異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峯之巔懸崖瀑布傾瀉而下至於石澗縈迂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渡澗水然後達況經雨雪則山崖谿谷之水奔趨湍瀉苟無是橋則往來隔絕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此橋之壞已久景泰間太守錢塘陳公嘗修之成而復圮蓋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壞成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院選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學者雲集視是橋圮不可不修又不可不爲堅固久遠之計於是出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己丑春高而闊厚而堅橫跨澗水士子賓客徐行穩步徜徉游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涉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

公瑛、星子教諭吳君愼、檢校黃君恭也。居仁後十三載。復來是洞。因追述其事以記。

延賓館記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置學田。延師儒。聚英俊。拳拳以德行爲教。揭朱子學規以示學者。書院既興。好古樂義之士。自公卿以至巖穴之賢。來游是洞者。接武聯鑣。公欲立館以延賓客。而重用民力。乃謀於憲府及牧伯同寅。恤民旱災。而蠲其糧稅漕運。又撥米以賙其饑困。至戊子冬。歲稔民安。乃於農隙興工。木儥匠工磚石灰瓦之費。皆公捐己資。未嘗有毫末斂於民。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春。民不告勞。然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檢校黃公恭。後十三載。居仁來洞。傷李公之亡。惜譙公之去。追述而記之。嗚呼。昔周公握髮延賓者。欲得天下之賢以共成其治也。李公作是館以延賓者。豈非欲得天下之賢以共明斯道乎。人館之賢。以是爲心。昭示道義。以教洞之學者。則是館之作。有功於世教不淺矣。後十二年。參政祁公、憲副鍾公、憲僉莊公、太守于公。重興書院。星子縣司訓方君文昌。復加修葺云。

貫道門由禮門記

白鹿洞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欞星門。並西數十步。乃明倫堂之外門也。凡師生賓友出入俱由此。成化己亥。重興書院。司訓方君文昌董其事。視貫道之廢而新。復立門於延賓館前。名之曰由禮。在欞星數十步東也。二門既立。於是師生出入。多由貫道。賓主揖讓。則在由禮。方君既成是門。屬予幷記之。予謂貫道者。取吾道一以貫之之義。由禮者。卽孟子所謂禮門也。惟君子能出入是門之義。入是書院者。知貫道之義。

則必操存省察。窮理力行。以求貫通乎體用之全。有以脫乎辭章俗學之陋矣。知由禮之義。則動容周旋。揖讓進退。皆有品節儀則。無惰慢邪僻之行矣。如是而先王之教不復。聖人之道不明。未之有也。自省則在乎人焉。

芸閣記

上饒婁君克貞。予同門友也。所居東有重屋。爲燕閒講學之所。每遇有學之士。則延於其閒。相與討論。景泰癸酉冬。吾康齋先生嘗登焉。因書芸閣二字以貽之。丙子冬。予從先生往閩。亦登是閣。於此十六載矣。今復訪婁君於閣中。極論衆日得所未得者甚多。非婁君發明精至。何能然乎。因謂予曰。昔先生登此。得親至教。先生逝矣。子今復來相與講學於此。豈偶然乎。子盍記之。曰。予訪君者。正以德不修。學不講。欲求麗澤之益。豈有德有言。可以記其所以然乎。雖然。人之所以能參贊天地經綸萬事者。以其具此理於心也。然則存心窮理之功。可須臾閒乎。必也莊敬涵養以立其虛靈之體。讀書窮理以致其廣大之用。則所以行道濟時者。其具本於此焉。若然。則先生雖逝。此道未嘗亡。此閣重可敬也。閣下之書。不爲虛藏矣。若夫造乎廣大高明之域。收斂完養。以至精密純全之地。以入聖者。則有望於婁君焉。友愛教養。有賴於厥兄。謙推行輔翼。豈不在於厥弟。謙乎。繼承而求其傳者。厥子性忱。不得不勉也。君名諒。一齋其號云。

歸儒峯記

歸儒峯者、行素蘧先生居之後峯也。居仁於成化壬寅季秋。偕柴時珪訪先生家。於其晚、日霽風高。清涼

滿袂。相與同登此峯。峯巔巨石屹起。巉巖奇異。頂闊數丈。平如張蓋。其下有巖。問其名曰。昔傳有禪者居此。故名禪師巖。予曰。先生儒者也。以禪名所居之峯。非所以闢異端也。請易其名曰歸儒峯。於是相與長嘯。登其巔而坐。談論古今。久而忘歸也。甲辰春王二月乙丑。先生造南谷。徵文爲記。又請書歸儒峯三大字於石。予惟天下古今。一理而已。究其極。天地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生。幽而鬼神。明而禮樂。顯而人事。無非一理之所爲。卽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惟聖人之心。全體渾然。克盡此理。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惟君子爲能戒謹恐懼。體之於己。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禪者此理中所無。以其孔穴相通。黃蜂野蜨。交穿其內。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故名之曰異端。愚嘗論之。楊、墨、老、佛、莊、列。皆名異端。皆能害聖人之道。爲害尤甚者禪也。禪師、佛之別名。佛中工夫最捷而精者。昔達摩西來。梁武帝惑而尊之。國隨以滅。楊無君。墨無父。老玄虛。莊曠大。列沈默。其害天理則一。然其用力猶緩。滅理未盡。至如禪。其說高妙。易以惑人。工夫捷徑。易以成就。天地萬物人倫事理。一切歸空。天理根株。埽蕩已盡。韓子闢佛老者也。猶見惑於大顚。況其下者乎。呂榮公、游定夫、陸子靜、學聖賢者也。猶身溺於禪。況其他乎。故程子以爲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今之學號爲高明者。陷之愈深。此予所憂者。故因是記而詳之也。

游西湖記

成化辛丑春三月己亥。予游西湖。錢塘掌教丘君崇育、司訓徐君旭、周君璘、相與偕行。出杭城湧金門外。卽西湖也。憩柳州寺。因論道之體用。諸公曰。未發爲靜。已發爲動。靜爲體。動爲用。古人之學。多在於靜乎。

予曰。人之一心。動靜無端。體用全備。不可偏廢也。動而無靜。則體不立。靜而無動。則用不行。二者工夫。皆以敬爲主乎。居處恭。儼若思。不愧屋漏。此靜時存養之敬也。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此動時省察之敬也。若不主於敬。而專欲習靜。未有不入空虛者。既而杭郡掌教毛君敏、司訓舒君陞、至。乃相與登舟。仁和掌教林君邦輝又至。乃泛舟湖中。閱杭志。以觀古今人物。諸君備酒穀蔬果數品。蓋以杭俗之奢而示之以儉也。酒數行。言談亹亹。論鄂侯之忠勇。及秦檜姦邪誤國之狀。予曰。大學之道。以格物窮理爲先。後世所學淺陋者。因其不能卽事以窮理也。遂因鄂侯而極論用師之理。以至於宗湯、武、鄙孫、吳若周禮、司馬。乃平時講武之法。湯誓、泰誓。乃臨時用武之道。豈若孫、吳儉捷一時。反爲殘民之具乎。諸公又曰。秦檜姦邪。固可爲戒。若良相之道。可得聞乎。曰。愚陋無知。請以古人明之。舜舉八元八愷。誅四凶。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爲相之道也。若有賢才而不能用。有邪佞而不能去。則聰明蓋爲小人所蔽。惡政日施。危亡至矣。於是舟抵孤山。拜林公祠。舟抵鄂墓山。拜鄂侯墓。徜徉登舟而回。諸公曰。今日之游。良會也。請人各舉杯以勸先生。庶盡陪游之情也。予謝曰。愚陋一人。豈足當諸公之勸。且杭人游於湖者。必縱酒酣歌。醉不知節。今正當示之以禮。於是乃行旅酬之禮。雍容揖遜。自長及幼一周而罷。縱目眺望。峯之登於南者曰南高峯。聳於北者曰北高峯。獨孤山屹立於湖中。一吳山遙應於城內。其餘諸山。磊落奇秀。宛然在目。然後俯臨湖水。魚蝦不驚。青草交長。清風自東南而來。雲氣從太空而布。日欲落。烏欲棲。情思悠然。不知樂之爲可樂也。既而舟泊乎岸。陸行入城而別。次日、周君璘復來相訪。乃曰。諸公身繫學職。未嘗出游。以先

生之游非世俗之游也。故樂陪不倦。所言所行。皆當記之。而不可略也。予因詳其本末以著於篇。

棠溪書院記

松江郡治東南。舊有清軍治事之所。其地寬衍。傍連溪水。吏部主事黃公平、來爲通判。乃撤廳堂齋舍。榜曰棠溪書院。同府于公欽、來繼其事。植碧梧數株於內。甯公祥、傅公愷、又撤外門幷牌扁。成化甲午。冢宰尹公、以世衡于先生。前任河南衞輝通判。曩有治績。舉陞本府同知。先生來郡。重加修葺。前爲治事廳。後爲燕寢堂。左右兩廡。外設門牆。先生於廳之楣。揭其師聘君康齋吳先生黃堂勤政四大字。又以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八字。置之北壁。書太極圖解於北壁之東。西銘解於北壁之西。寢堂中仍揭康齋勤謹和緩四大字於楣。書平易近民視民如傷於堂之南北壁。堂之東西壁。盡書古今嘉言善行。有關於政教者。以自勉勵。於寢堂兩楹。分爲四室。東北曰清軍局。軍册藏焉。西北曰清匠局。匠册藏焉。東南琴室中。設聖賢像。古琴一張。著策一櫝。置於左右。西南曰雪窗。中置一榻。傍積古今書籍。揭懲忿窒慾、改過遷善、八字以自警。堂之前。虛軒幽敞。扁曰太古軒。軒之北。書吏隱二字。琴室之前。扁翠竹軒。軒左之池。名魚躍池。池之傍有釣魚磯。池之內有蓮。因書茂叔愛蓮說。雪窗之前。扁碧梧軒。軒之西南。作棠溪橋。雜植花卉蔬果竹木數十餘種。先生每日升公堂。與郡侯王公及諸同寅商確政事畢。卽造書院。清理公事。既暇則深衣幅巾。退坐寢堂。讀書鳴琴。徧觀格言以自省。又其暇。或賞花。或看竹。或觀魚。或垂釣。綠陰滿窗。清香透戶。草色連階。同官士友有來書院者。則相與講論道義。游觀景物。情思灑然而不知倦也。居仁昔受春秋經於

先生以情義之厚特來拜謁乃得於書院中親炙講論者纍日因命記其事夫河出圖文明之祥始著於是卦畫立書契作而文籍生焉列聖迭興然後典謨訓誓之書國風雅頌之詩禮樂燦明春秋經世諸賢繼之而垂世立教之書益備矣千有餘年宋之大儒發明精切詳至後之人誠能熟讀精思以窮其理躬行實踐以體於身則何患己之不修國之不治民之不安哉然必有齋舍堂室牆宇以爲游息講會之所此書院之所以立也先生居此正所謂仕而優則學者歟先生於應事之際推此理以臨政於政務之暇讀聖賢書以驗政事之當否而益求其所未至其進豈有窮哉昔孔子以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先生於諸經子史無不講究必能推之於政以及於民民安日樂然後先生之樂可得而遂也噫世固有以讀書爲誦說之資利祿之媒者豈不重可惜乎因記其說以俟來者後之君子繼此而居講道致治則棠溪之澤無窮松民世有賴焉先生名準平齋其號云

祭祝文

祭潮陽李先生

嗚呼公乎氣稟純厚德性溫然慈祥孝悌得之於天提教是邦必以德行爲先昔孔子謂善人不得而見吾今於公見焉於是洞之復興賴公心之拳拳既新乎學之舍又置乎學之田不惟惠及乎後學實使道繼乎先賢居仁不肖夙被深恩既無以報公之德敢不誦公之賢敬陳薄奠公其鑒焉

釋菜祝文

夫子德配乾坤教垂萬世居仁服膺遺訓敢不夙夜惟勤今當入洞之初仰瞻貌像兢慄不勝謹率諸生恭行釋菜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先生肇基是洞水秀山奇經書是博白鹿是娛花卉臺榭宛然當時流澤既遠儒教益施既廢復興今昔何異崇德報功先生是祀先生之神尚其降止

墓誌

先君墓誌

處士環溪胡君諱南俊行瑗二先世自泰州、粟遷至惟操公教諭餘干因家焉高祖汝器曾祖日升祖伯昂皆鄉之傑特也父子儀以讀書教授鄉里號竹友先生母桂氏公生於洪武丙子正月初一日資稟雄邁質樸不事浮靡好賓客而尚儒術尤喜吟詩所居梅溪前有溪水環繞因號曰環溪堂學士沈公度爲之隸額晚歲寓居安仁之大原以疾而終時成化丙戌二月二十九日也妻王氏公器之女子居安居仁女二人長適樀棲山于熙元幼適河橋周愈孫五人崇璉崇廣崇修崇益崇正女孫二以明年二月壬寅葬於梅溪下埠坐巽面洲不肖孤竊慮浮辭溢美不足爲公重徒爲本質之累故不復求當時文士之銘聊誌公之事實庶有所傳信云

銘

進學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擧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書廚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貴誠。未弊勿已。永鑒斯銘。

說

夜存子說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生生不窮。人與物未始有異也。然氣因理而有。理乘氣而行。升降錯綜。

參差不齊。而偏正通塞分焉。正者、理通爲人。偏者、理塞爲物。然後人與物異。而能全其仁義之心者。獨在於人也。於此不存。卽禮所謂猩猩能言。孟子所謂違禽獸不遠者矣。鄱陽董君緝熙。有見乎此。目名曰夜存子。成化壬寅冬。予寓鄱城永福寺。緝熙與予游。徵文爲說。予乃因孟子之言。而推其所以然。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心則氣之精而最靈。具乎是理者也。氣清則心存而理在。氣昏則心放而理亡。一日之間。惟旦氣最清。故能存其仁義之心也。旦之清。由夜之息。觀夜之息。又豈可不謹其晝之所爲哉。學者誠驗乎此而力致其操存省察之功。使晝之所爲既善。則夜之所存益周。夜之所養既深。則晝之所爲亦善矣。若然則氣清理明。常如平旦之時。豈有梏亡之患哉。緝熙志乎此。知爲學之要也歟。惟勗循名而勉其實。

頤仙說

說曰。頤、養也。高明在上。以陰陽五行之氣。生養乎萬物者。天也。博厚在下。順承乎天而成養乎萬物者。地也。位乎兩間。養賢以養萬民。以至庶物莫不得其所養者。君也。食君之祿以養其身。而各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臣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以得其養者。民也。德無不實。心無不存。至誠無息。不待養而自無不養者。聖也。理義以養其心。威儀行義以養其德。而不造次顚沛之違者。賢也。推類而通。頤之義廣矣博矣。成化癸卯春。臣居仁客寓鄱陽。淮府賢王延至梅亭。討論遺經。因命作頤仙說。居仁對曰。頤之義善矣。仙之號所未聞也。仙者。吐納呼吸。保形鍊氣。以一身之私。滅害天理。故程子名其爲天地之賊。朱子亦惡其偸生。

昔漢武帝惑於神仙。晚乃悔過。賢王以此自號。何也。王曰。非此之說也。予以宗室之親。承上祖之德。受朝廷祿養。清閒快樂。優游無事。如山中之仙。乃比託之詞。非眞有求仙之意也。既承祿養。又豈可不自養其德乎。一日不養。其德喪矣。養賢養民。既有明天子在上。予乃自養其德。託名乎仙。不亦宜乎。臣因思之。昔周公周室至親。以聖德輔成王。養賢養民。而澤及天下。其餘不得其所養者多矣。今聖君以厚祿養宗室。盡親親之恩。吾王受所養而思自養其德。又以仙託名。而無慕外之心。其旨深矣。豈非宗室之賢者乎。謹具疏以獻。

論

窮理

一理之自然。而萬殊自不容已。故本末精麤。大小遠近。皆所當窮。請申論之。其氣之運動周旋。包覆無涯。以爲生物之主者。謂之天。隤然成質。至靜至厚。位乎其中。爲萬物之依載。而萬物之所資以成者。謂之地。生生之中。得其氣之秀而性之靈者。爲人。得其氣之偏濁。而洪纖動植各有其性者。爲物。雖有天地人物之分。無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也。以五倫言之。首出庶物。綜理萬民。爲天下之主者。謂之君。佐承其君。宣布治化者。謂之臣。生育慈養者。爲父。受生成形者。爲子。陰陽判合者。爲夫婦。尊卑先後秩然者。爲長幼。交游輔翼以成其德者。爲朋友。雖五倫不同。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君之所施。以正百官萬民者。謂之政。治惡禁非。以弼教者。謂之刑。憫其愚而誨其不能。謂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變其惡。謂之化。雖政

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以經言之。是理之見於陰陽交變奇耦象數者。謂之易。著於帝王之政事而具於方册者。謂之書。發乎人情形於歌詠者。謂之詩。見於日用先王裁制品節度數者。謂之禮。發於聲音律呂而宣暢和樂者。謂之樂。因當世之事。定其是非褒貶。爲百王經世之法者。謂之春秋。經雖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著作於當時垂於後世也。由是論之。遠近大小。精麤本末。雖曰萬殊。莫非是理之所爲而自不容已。聖人則體此以爲教。賢人則窮此以爲學。棄而不窮。終於愚也。姑舉其大綱。以發明本原切要之意。若推類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詳益盡。則在人自用其力焉。

高祖殺韓信

先儒論漢祖殺韓信事。責漢者皆以漢取天下。多信之功。不當忘其功而殺之。又以信初無反意。乃因失職怏怏。又漢以詐擒之故。起信反側不安之心。又以爲信逆謀雖露。猶可以功贖罪。宥其子孫。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忠。可以贖失期之罪。而漢夷其族太過也。責信者以信滅齊不報而自王。以起漢祖之羈。足之封。固高祖之不得已也。約共攻楚。信乃越期不至。必割地許之。乃以兵會。又起漢祖之疑。取信之心萌於此矣。又以爲使信學道謙讓。不伐功矜能。庶幾勳可比於周召太公。後世血食。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所論雖當。不過就事論事。未有推究其本原者。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天下之理。悉備於身。必理明心正身修。然後舉而措之天下。則王道可興。伊周之勳不足期矣。君臣一德。上下同道。保全終始。不足言矣。信乃一才智之士。以利祿之心。挾孫吳之法。雖其謀策之善。過於孫吳。然

不過欲成功名。取富貴。漢祖亦以其才智之高。能成己之功。故用之以取天下。是君臣之間。舉以功利智謀。投機苟合。未嘗誠意相孚。而共成王業。既以功利相從。則君忌臣之能。恐其奪吾之利。臣挾其功而欲分上之利。自然君臣相猜。嫌隙日深。非君殺其臣。則臣弒其君。故功利之不能保終。理勢然也。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則漢固失待臣之道。而信自取滅亡。隱然可見矣。噫。後之君子。可不鑒乎此。而盡力於聖賢大學之道哉。

申公

申公之學寡約。乃一偏自守之士也。漢武帝遣使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禮亦至矣。既至而以治亂爲問。問亦切矣。申公答以顧力行何如。言雖約而未盡。武帝天資雄邁。志甚高。識亦明。才亦壯。惜乎知未極其精。行未底於誠。而爲物欲所害也。爲申公者。當開以堯舜文武之道德功業。使之志向益堅。然後告之誠敬涵養。以關防其物欲。保全其大本。如堯之欽。舜之恭。文王之敬。次告之大學窮理工夫。以開發其聰明。使之精察事理。以致其知。然後進於克己修身之事。則知行兼盡。武帝之病可治矣。今乃以一言之寡。已非告君之體。而盡治亂之道也。正所謂不博而欲徑約。乃流於孤陋。古今能盡告君之道者。惟伊訓說命。孔子答哀公問政。孟子告齊梁。明道告神宗。乃爲無所不用其極也。申公雖賢。然學未明道。固不敢以此責備。居仁欲以此望於後世大臣及應聘君子。

王猛

王猛

秦苻堅得王猛。自以爲若玄德之遇孔明。後世俗儒。亦以王猛比孔明。皆非也。苻堅乃五胡之雄。弒君弒兄。王法所不容者。安可比玄德。玄德乃帝室之胄。志在匡復。承桓帝密詔討賊。卽名義俱正。孔明之在南陽。人龍高臥。當時曹操孫權。皆漢賊不可仕。玄德三顧方起。則三代以下。得出處之正。莫如孔明。當玄德喪敗之餘。孔明佐玄德以立國。玄德旣沒。孔明以偏蜀之師。聲魏之罪。伐取中原。司馬懿不敢敵戰。則孔明之才非猛比。猛之西燕。主暗國危。東晉強臣跋扈。故能輔堅。吞噬中國。使在三國之時。必仕操而爲司馬懿之徒矣。如孔明之靑天白日。光明正大。可同日而語哉。

辯

辯疑

朱子以詩經序說。或從或否。皆以詩之辭氣意語文義事類推求。又折衷以義理。有以眞知其是非眞僞。非杜撰臆度。故有所從違也。馬氏乃欲深護序說。強爲辯論。何哉。至於以變風盡止禮義。引左傳爲證。以刪詩爲闕疑。引論語爲證。皆非也。序亦有言。禮義廢。政刑失。而變風變雅作。豈可信其後序。而不信其前序乎。左氏浮誇。作春秋傳者。猶不盡取之。況詩傳乎。或序者先見左傳。左氏先見序說。故相附會。皆不可知。況春秋之時。禮廢樂壞。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引此以證雅樂誤矣。刪詩爲闕疑。則疑者什九。信者什一。決無此理。惟朱子有言。去其重復。正其紛亂。善不足以爲法。惡不足以爲戒。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斯得聖人刪詩之意矣。

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以養天下之民也。故必均田制井。務農重穀。使民食足而生養遂。然後教化行而風俗美。老泉蘇氏。水心葉氏。端臨馬氏。皆以復井田爲儒生空談。愚恐其爲萬世生民之害也。蓋其以辭章記誦考索爲業。無聖王經濟之學。而欲以事之成敗。計量於俗吏之手。王政何時而可行乎。殊不知聖王之興。必修德立教。以化成天下。舉賢立政。以分治庶事。將使朝廷既正。百官莫不正。百官既正。萬民莫不正。分田制井。若指諸掌矣。夫德教不修。政刑不立。賢才不用。百職不舉。則誠如所論也。三子之論。鄙陋無本。恐其說流傳。爲後世害。不得不辯。

程子春秋傳序曰。後王能知春秋之義。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先儒疑之。以爲德非湯武則無本矣。豈可以法三代之治乎。愚意程子之意。主春秋而言。夫春秋難知。雖游夏之賢。尚不能與。惟顏子乃嘗聞之。故能知春秋。雖非湯武。亦鄰於湯武者矣。苟能眞知春秋。則理明義精。經世之大法在我。復三代不難。非如王莽、宋神宗。欲假周制而行。實非所能也。然王莽以亂賊而不能。神宗以功利而不能。北杏之會。世道之大變。周王不能號令中國。以時會而發禁。齊桓之興。假仁義以圖霸業。以平宋亂爲義。爲會北杏。四國翕然宗之。自古以來。諸侯主會盟。桓公叛之。故書齊侯。以見其尊列國。書人。以見其衆。以爲與齊桓而書其爵。誤矣。

春秋辯疑

問正月之說。胡氏以爲周雖以子月爲歲首。仍稱十一月。信乎。曰。朱子嘗辯之矣。今按周禮言正歲正月。

則是分明改月矣。

自古傳春秋者。惟程傳義理最精。蓋其學得孔孟之道。自然與聖人神會心契。故說得聖人行事出來。但其言篤厚簡約。非深於玩味不能識。胡文定才高。議論發越。初學者多喜之。然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自說義理處多穿鑿。如說元。卽仁也。仁。人心也。體元者人主之職。謂元者宰相之事。言雖英發。終非聖人書元年之本意。亦非易之本意。故不敢載其說。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裔。王道之用。亦說不分曉。用卽體之所發。豈有體是一般。用是一般。殊不知一理而分殊。分辨內外。使之各安其所。卽所以覆載之也。體也是如此。用也是如此。

問伐凡伯。胡氏引周禮關尹候人等事不載。何也。曰。此是敵國來朝聘於我者。非過客也。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若曰王者以天下爲一家。而不私於一己。卽一視同仁者也。若以爲私家之家。則大害義理。帝王無二道。豈有堯舜公天下。而禹湯文武不公天下乎。苟以天下爲吾家私物。乃霸者功利之心。曾謂聖人有是心乎。孟子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猶答萬章之問。若論其至。只看道理合如何。曷嘗吏問天與不與邪。

或問滕子來朝。不從胡傳。何也。曰。朝弑君之賊。不待貶而罪自見。朝桓之罪。止在其身。不當至其子孫亦受貶也。惟程傳義理極精妙。隨事證極詳。故兼取其說也。朱子曰。當時大國廢典禮。務吞噬。其罪甚於滕。乃書公書侯。乃獨責不能自存之小國乎。程子曰。春秋經世之大法。一言而蔽之矣。

春秋無非明天理正人心。

春秋因亂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於不善中發明至善之理。

朱子謂繼故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桓宣自正其即位之禮故書此說最是蓋繼故急遽倉卒其禮苟簡可知篡弒之人特行此禮以壓服國人而定其位此姦邪之慝禮篡立權謀也。

天下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邪與正公與私善與惡利與義天理人欲所由分治亂存亡所由定春秋因當世之事正其非而是即存辯其邪而事自正誅其惡而善自明絕其利而義自見所以存天理於既滅撥亂而爲治也。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是程子自見得。

程傳雖簡春秋精義奧旨發明已盡胡傳雖詳終到不得程傳。

春秋是聖人撥亂反正之書經世之大法存焉。

天理人欲莫辯於春秋聖筆如化工據事直書而是時善惡纖芥莫逃學者深察明辯則克己復禮之功不假他求也。

或問春秋書名書字果聖人用此以褒貶乎曰大抵多是因舊史如舊史書名何處更去討一箇字來書如舊史有字無名亦無尋他名處又如書日不書日舊史無日亦無尋日處書爵與不書爵必有深意。

或問胡氏公天下家天下之說議論最高何以不取曰胡氏本禮運大道行而公天下大道隱而家天下。

此最害義理禮運乃漢儒附會不足據若曰以天下爲一家固當與賢若曰以天下爲吾家之物而欲世有之乃私家之家豈禹湯文武之心哉蓋父子一體父有天下傳之子乃天下之常經卽後天卦以震代乾之義堯舜是他子不肖不可居天下故擇舜禹而授之是處乎權三代之時大道正行何以謂之隱乎文定才高志大禮運之言夸張故喜之而不察其害理也

問天王使宰渠伯糾家父聘桓公胡氏以爲貶糾於前家父無責見春秋責宰相之意何以不取曰胡氏以名與字論褒貶故有此論殊不知春秋因舊史而作舊史無家父之名教聖人如何書春秋不書家父之官固已責其失職比事以觀桓公弑立未嘗朝聘於王王厚遣使聘之則周之君臣皆失道固不待貶蓋聖筆如化工人之是非善惡自不能遁胡氏才大能發揮先儒以爲胡氏雖穿鑿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成覵曰彼丈夫

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呂氏稱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卽可爲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爲學先須立志。志旣立。然後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熹如科舉。自幼便見得輕。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學莫先於立

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與生俱生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汩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埽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齋．莊敬日強．安肆日偸．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則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讎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心要在腔子裏．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

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令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虛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終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卻當不得。敬。敬己自包得小學。敬

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人一時閒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西山眞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汙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惟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旣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工夫效驗。周徧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　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自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禽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麤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

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卽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卽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翫物喪志之學。徒弊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顚倒錯繆。殆有甚焉。尙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覆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

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審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矯輕警惰。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

閒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自善我自我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册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偏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

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尙常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存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其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辯。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卽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卽昔日文公之學。今日之道。卽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幷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已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眞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

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髣髴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於同志某等。搆爲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焉。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尙節行。惇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錄簿一册。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簿。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眞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能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於師友。會衆裁度。其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善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絕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姚仲遠傳

仲遠姓姚。諱明。廣信貴谿東嶺人。早孤。幼穎敏。學胡氏春秋。弱冠游邑庠。聲聞達於鄰郡。景泰癸酉。登鄉貢第。卒業太學。成化丙戌。授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入掌貴州湖廣山東等道事。復巡按南直隸浙江。仲遠性剛直。果於斷事。摧抑權豪。殄除凶猾。辯釋冤枉。革勵貪汙。奏舉廉吏。及天旱則爲民禱雨。至郡縣。必臨養濟院以存恤孤貧。屬縣疫癘。則齋戒罪己。禱神以祈免民災。時有內侍督織者。怙勢作威。有司供饌。歲用銀千餘兩。仲遠竟裁抑之。及任陝西按察僉事。其爲政臨民。一如巡按時。總甘肅督寧夏糧儲。舊例銀米同給。仲遠視銀貴則給銀。米貴則給米。於官無損。軍士受惠實多。以祿不逮養。輒涕泣思親。每遇忌日。必蔬素。歲時必致祭享。才善吟。有容溪集。其言慷慨有氣節。如其爲人。嗚呼。仲遠剛介廉潔。至於不食鯧魚。言質鬼神。歷官之久。而所居環堵蕭然。若一寒士。則尤可見貞廉之實。夫二氣五行。交運錯綜。而人物生焉。以氣之參差不齊。故所賦之質。得其清正剛直之稟者常少。偏濁者常多。仲遠剛正之氣。得於天。廉介之操。著於世。周則濟濟多士。漢則豈在廉吏之下哉。是宜書而傳之。使公之風節。凜凜在天地間。而貪夫廉懦夫立。則此傳不虛作矣。

跋孟嘗君傳

世有稱孟嘗君田文能好客。士歸之者三千。愚以爲齊國三千之客。苟得其人。必能引其君當道志仁。則天下之民皆將歸之。雖欲無王可得乎。既不能然。又不能預燭秦昭之姦。力止其君毋使陷於虎狼之口。及拘於秦。又不能正其詞說。陳大義以解其難。顧乃爲雞鳴狗盜。古之賢者。輔其主如此乎。其賓如此。其

主亦可知矣.

理歷法

問何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曰.此以天與日所行遲速而分也.蓋天左旋.日月皆左旋.天行健.日雖隨之偕行.及繞地一周.則天每過之.日每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過不及處始一週.天與原處恰好相值.遂分每日所行不齊.處爲一度.故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何嘗有度.人何嘗量度之乎.後世歷家.以日月右行.以日行一晝夜所躔闊狹爲一度.誤矣.右周天度

問日適繞地一週.天過一度.月不及.何也.曰.此以日爲主而言也.天何嘗有過.月何嘗有不及.各循其性之自然.以天爲主.則一日未滿而一周也.以月而言.則一日有奇而一周也.天非過也.以其行之健.陽之盈也.月非不及也.以其陰之縮.比天日爲小緩也.日非正得其中也.乃陽之精明之主.以其所行之出入而分晝夜也.故以一日而論爲得中.比天行爲少遲.比月行爲速也.右天日月所行遲速

問日法必以九百四十分何也.曰.此原於周天之度與天日月所行遲速之不齊而置也.蓋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縮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縮於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既有十九分度之七四分度之一.則分數不齊.何以合天日月之數以致閏成歲.以齊其不齊者哉.故先將日月所差十二度布之於筭.卻以加九法筭之.每度加作十九分.得二百二十八分.再以元七分湊之.則得二百三十五分.此則因十九分度之七而置此算也.再以筭法四因而四倍之.得九百四十分.此則因四分度之一

及四分日之一而置此算也。必如此然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及四分度之一其數始相合而齊。用此而推周天之度。則日月之相會大小之月氣盈朔虛而生閏。以閏月定二十四氣。以二十四氣定四時成歲。無不脗合。無過與不及之差矣。右日法

問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何也。曰。此以陰陽寒暑之往復。以驗天運之一周。而天與日亦一會也。蓋陰陽寒暑之循環者。氣運之常。故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然必有其序而不亂不驟故曰歲。歲者序也。以天日所差爲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天之速於日者。恰值一周天。故曰天與日會。豈眞有所會哉。曰。天日所會如此。何以知其爲一歲也。曰。古者以黃鍾律之管埋於地中。置葭灰於管。以候陽氣之復生。蓋陽氣之生。從下而上。氣至則地中之管灰先動。因此而知陽氣之復。故以爲一歲。周人以十一月爲歲首。卽此意也。以梧葉候秋。棗葉候朔。望尤明顯易見。右歲法

問以三十日爲一月。或二十九日爲一月。何也。曰。此以日月所會而推月之大小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所行。每一日不及日十二度零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之所過。月之不及。恰當一周天。日月相會而爲晦。日月相會於三十日之中。則其月大。爲三十日。相會於二十九日之內。則其月小。爲二十九日。每一月則日多周一天。月少周一天。曰。何以知之。曰。先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之於算。以加九法筭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分七釐半。加九者。以合十九分度之數也。又以四因倍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四倍者。以合四分度之數也。然後以日

法九百四十分。以九四歸除之。得日二十九。餘四百九十九分也。曰。何以知月之大小也。曰。日月之會在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三十日爲率。則欠四百四十一。以欠數消之。則兩月消至八百八十二。近有一日矣。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不出於甲日。則此月有三十爲大。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退至癸日。則無三十而爲小。右日月問會與月大小

每日十二時一百刻。每時八刻三分三釐三毫。每三時各八刻。共加一刻。成二十五刻。右時刻數

問二十四氣四時十二月如何分。曰。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布算。以二四歸除之。每一氣該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分七釐五毫。兩氣爲一月。積三月爲一時。積四時而成一歲。是每歲四時一十二月二十四氣也。右時月節氣

問閏法如何。曰。先儒之言詳矣。其法以二氣爲一月。則溢乎三十日之外者爲氣盈。以日月之會爲一月。縮乎三十日之內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蓋盈者愈盈。縮者愈縮。盈縮之數。恰當一月。朔望之數。則置閏焉。以三十日爲率。每月氣盈四百四十一分二釐半。朔虛四百四十二分。則盈縮之閒。該八百八十二分二釐半。以盈虛之數。挨至三十二箇半月有餘。其月無中氣。則置閏月。右閏月

問儒家以日月左旋。歷家以日月右旋。其不同何也。曰。儒家順其所行而正推之。故理與數合而爲一。歷家逆其所行而反推之。故理與數離而爲二。此不可不知也。天與日俱陽也。天體健而行最速。日行雖速而天常過一度也。月陰也。其行不及日。在天則一日不及十三度有奇。其實皆隨天而左行也。歷家不識

天行之健。反以日爲右行。一日止行一度。夫日爲陽之精。明之主。一日繞地一周。日出地上則明而爲晝。日入地下則暗而爲夜。一晝一夜繞地一周。而周乎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無餘欠明矣。豈有一歲才得周天之理。陽速陰緩。若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則月行速於日十三倍。決無此理。以顯然之象觀之。日月東升西沈。每月日週天三十次。月只二十九次。是每月日多一次周天。豈非日行速。月行緩乎。但歷家以天體不動。日月五星逆算。則其數簡易易推故也。右日月左旋

胡敬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賦

碧峯書院賦

雲山青青。澗泉泠泠。考槃之所。碩人之情。賴陳君之好義。曰粗始以經營。與吾心之有合。來此以落其成。喜進修之多士。遠負笈而執經。悅藏修之有此。期學力而日增。慨吾德之疏薄。憂聖道以難明。歎眞儒之去遠。懼功利而日興。訓註繁而理昧。孰能免乎冥行。嗟吾同類兮。立志毋輕。主敬存其心兮。曰虛與靈。窮理致其知兮。曰詳以精。反躬踐其實兮。曰篤志以誠。德業致其盛兮。庶不虛此生。此峯增其輝兮。得人而名。

瑞梅賦爲淮王題

白變而紅。春氣融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賴我王之好學。明此理之無窮。信天人之一體。實氣脈之流通。欲知修德之要。當致乎愼獨之功。善乎心廣而體胖。使嘉氣溢乎吾躬。斯物瑞所以應乎外。遠仰乎關雎麟趾之風。

歌

游臥龍庵

廬山奇秀甲天下。我今來作廬山游。臥龍庵裏駐孤蹟。前賢遺教空追求。峯頭瀑布瀉飛練。澗裏寒潭六月秋。釋子不識吾儒趣。且言三教元無異。道一緣何教有三。何獨儒家能治世。長吟抱膝南陽廬。此時未展胸中奇。三駕不顧龍不起。山河宰割誰能爲。近瞻五老峯壁立青霄裏。峯頭高風滿頂來。峯腰藹藹白雲起。縱目長天不盡頭。浩歌一吐英雄氣。

詩

希賢吟

顏淵剛且明。己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戰兢終易簀。中庸首謹獨。屋漏無愧慝。集義孟子賢。浩然氣充塞。降自漢唐下。誰能踐斯域。河洛程氏興。煥開千載惑。大哉敬義功。外方幷內直。致知務窮理。爲我開闔闢。踐履極其純。昭然萬世則。晦庵集其全。精微盡剖析。窮理務反躬。萬世立人極。我生今何遲。人亡世已隔。因言求其心。勇猛日不息。逸駕雖難攀。驅馳緊鞭策。鵬鷁不易並。數飛無停翼。敬義兩夾持。知行互相益。擴此天理公。去彼人欲賊。彼我皆丈夫。到頭奚可擇。

游龜峯

我來游龜峯。屹然在青蒼。欲窮此理妙。應難盡其詳。太極本無極。動靜生陰陽。陰陽有變合。五行自相當。造化自此成。闔闢乃其常。穹窿須有際。磅礴非無疆。清泉流碧澗。奇石何高昂。水得陰之盛。周流無定方。土本得中氣。體具柔與剛。石乃剛之質。壁立千仞強。人皆覽形色。此處誠茫茫。我從同類士。行行入其鄉。

目徧心多感理趣深且長物物有太極此說非荒唐

會稽拜禹廟

兩儀未肇判此理已具存動靜機一施陰陽自此分兩儀有定位陰陽互爲根二者既交錯五行斯絪縕理氣妙合凝至靈斯在人三才從此備中處乾與坤水未得所歸襄陵勢逆奔奠居本無所民咨何日伸昔我夏后氏代天心獨勤四海既爲壑平土皆吾民六府與三事九功具敍陳仰惟參贊功萬世人所尊封山作州鎭會稽屬南巡後此數千載祀事舊益新此來得瞻仰遂茲秉彝眞欲勤希聖功當尋入聖門人心與道心全具於吾身大哉精一傳無間思彌敦執中此其道致用敷人文紹蹟俟來哲此道毋昏昏

靜中感懷

物我難容一髮私豈論誰是與誰非人心固是參天地百計勞勞只自卑

禮吾書院

卜築禮吾山水勝清幽期與古人倫人言此地誠孤野我亦肯爲孤野人

春日卽事

不是區區功與利亦非窈窈與冥冥荒源也有沂泉樂茂對春和看物生

倦後偶成

工夫未至力先疲纔罷吾伊細詠詩暫借餘閒養情性莫將過苦敗身軀聖經浩博有餘味人事紛紜無

盡期．嬴卻當年陶處士．蕭然一枕臥皇羲．

禮吾書院

自古多賢仰魯邦．儒風今喜振吾鄉．禮吾一段荒閒地．翻作弦歌禮義場．

夜膋魚奉親

王祥孝感出雙鱗．更有姜詩善事親．何事今人不如古．終宵舉網向谿濱．

奉吳先生□□次于先生韻

數仞師門力學眞．明乎庶物察人倫．芳塘活水今猶昔．喜際龍潭復有人．

看東山書院舊址

十年勤苦讀書心．綠樹陰中認故岑．成己功難增永歎．蠹蒙空數歲華深．

悼農

四民共處九圍閒．農父何曾一日閒．想彼錦衣幷玉食．豈知稼穡甚艱難．

閒居即事

虛堂村落裏．環堵任蕭然．細草連階石．香茶煮澗泉．青山朝過雨．綠樹晚含煙．日用無餘事．工夫付簡編．

和

寂寞虛堂裏．琴書共晏然．饑炊野田粟．渴飲石谿泉．清淡四檐月．氤氳半篆煙．聖賢名教外．細翫杜陵編．

往山下石巖醉臥成詩三首

濃酒三杯後。頹然臥石巖。清風生野樹。綠水滿寒潭。素履心無外。豪吟意正酣。是非毋自賈。付與世人談。

淨雲滿長空。閒客醉巖中。不學丹砂術。何勞問葛洪。

寂寞空山裏。堪輿卽枕衾。遙憐李學士。蹤迹杳難尋。

看鳥三首

幽禽碧樹裏。何事不予驚。孔子不射宿。拳拳素服膺。

漫向幽巖卓養眞。青山綠水隔紅塵。雖然仰面貪看鳥。也未回頭錯應人。

藤蘿幽樹覆巖端。巖下清泉九夏寒。敢效南陽稱八達。肅然起坐正衣冠。

聽松琴

清風滿樹生。恍若伯牙情。雖無鍾子期。山巖人細聽。

次韻奉于先生

事道拳拳數夢周。好將仁義作居由。他年慰滿蒼生望。野服黃冠任退休。

琴後絕句

柳影槐陰晝景長。北窗閒客在羲皇。素琴一曲知音少。坐對南薰滿篆香。

和許郢州中秋翫月

堂空一鑑正團圓萬里青霄散紫煙秋氣清明當永夜晴光皎潔滿中天蒼松影轉虛窗外丹桂香分丈席前但喜好懷無所累何妨翫賞自年年

和朱子韻

聖賢警示意非輕要爲斯人正性情三復服膺增悚懼昏愚只恐是虛生

讀書自感

頻復多由志不強七情勝處失閑防身心自覺沈淪久羞讀顏淵好學章

除夜吟

雨雪瀟瀟値歲除奉親才暇更觀書明朝又復更年月擬用新功滌舊汙

正旦入齋

慶罷新年一樂餘攜書踏雪到精廬工夫自此宜加勵歲月虛過更咎誰

雪後偶成

寒窗清苦孰能禁爲訪梅花踏雪尋讀罷軻書長閉戶靜中又復得存心

雪中訪友

竹戶常扃雪滿窗書程日緊用功忙今朝特發山陰興只爲金蘭契誼長

元宵夜吟

茅庵似斗寬。亦喜堪容膝。讀罷更開眠。養心宜靜密。燈火何處多。笙歌鬧誰室。迷子何太歡。跋報爲甚疾。卻憐山間人。幽獨窮且窒。讀書嫌性愚。舊記多忘失。吟詩苦才慳。不能精格律。倦臥似無聊。幸不違心術。

朱子與南軒詩有可憐迷路子。枉走閑城陌之句。

閒中寓意

門外青山拂翠煙。野堂人事總蕭然。案頭舊典兩三帙。囊裏新詩四五聯。克念不妨能作聖。怠荒何日可希賢。括囊夙有遺經訓。何苦名韁萬里牽。

去年此日被風雨倒牆兼絕食

去歲牆傾更絕糧。今年淨几與明窗。人生苦樂何須計。流水行雲語意長。

勞中述事

服勞安敢便寧居。困厄無端智力疲。性外固非心所急。日閒自有義當爲。自強願法天行健。昏妄那堪己性愚。從古晏安如酖毒。春冰虎尾勿忘危。

乘舟

新水漣漪宿雨收。汎舟直下錦溪頭。好風四至清衣袂。信有長江五月秋。

輓表兄劉毅

總總誰無死與生。英雄准擬立功名。一枝丹桂雖殘燬。尚有千秋萬載馨。

雄文慶戰氣方豪誰料煙炎燼俊髦信道青雲難力致東山不是謝安高

夏日即事

槐柳陰陰滿戶庭晝簾高捲午風輕數篇書卷前賢業一曲瑤琴太古情心在靜時無雜擾事當幾處最分明從來實行難充溢只恐虛名誤此生

舟中自感

風雨篷窗不昧時客中情緒總依依靜思成己功難處私意纔行行即虧

謝程子

整齊嚴肅聞明教直內工夫尚有疑入到湛然虛靜處始知夫子不吾欺

自述

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黃稗不生何愁五穀不熟

新秋偶成

丈夫志匪爲身謀經綸不展便當收浮雲滿空我不管碧峯頭上臥新秋

自歎

古今惟一理賢否自殊科顏子樂無悶吾何悔吝多

自歎以遺人

操存腔裏心酬應世間事世人不知此只去學文字

終日清明方是敬一時雜擾便成昏知行由此作基本便是程朱入道門

歎學者

這裏路長嫌擔重那邊快捷實崎嶇行人不知著腳處東跋西跋多受虧

讀明道伊川學制

孟軻沒後道隨亡教化眞如一夢長不向心中求六德只來紙上耀三場先生欲堙千年陋後學那能一日忘願得天心回古意更令斯世紹先王

卽事

人心無物欲隨處皆天理在山則樂山在水則樂水在家則家齊在國則國治在學則學明在鄉風俗美竊歎此等人豈不爲至貴彼哉昏迷子何爲欲所蔽

圍湖懷古

聞說圍湖古戰場宋元此地決興亡謝公忠義昭千古興者已亡亡未亡

存心

沖漠無朕內萬象自森然堪歎虛無子縣空學聖賢

自省

夜雨山窗夢不成細思舊業轉惺惺致知幸免多昏塞行已深慚未盡誠墜緒茫茫何日續流風靡靡幾時興信知大本元無二活水源頭見考亭

謝本府太守二首

白屋正慚無孺子黃堂豈是少陳蕃莞然上下忘其勢留取高風萬古看

以貴下賤大得民一郡藹然周化盛芻言敢獻到黃堂不忍心行不忍政

自勉二首

周南治化何其盛本在身修與意誠此是聖賢眞事業莫教牆面度平生

此身此理由天付屋漏多慚忝所生今後事天知有道力閑邪妄便存誠

歎古人讀書二首

聖賢文字傳千載不遇程朱怎奈何刺股縣梁辛苦志其如一敬得功多

刺股縣梁枉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苦殺當年多少人

勉學者

靜對遺經翫困亨憂勤重憫四三生一偏廉介非難守全體中庸不可能高世好堅徐孺操勞家且學董生耕題詩本欲資名教豈爲區區寄俗情

送徐生歸

梅放寒花歲已深爲君特賦雪窗吟信知此道無今古展卷詳論孔孟心

贈超元弼

功名不是吾儒事王道根基在自新目下升高當遠步莫教對塔說相輪

觀易偶成

陰陽消長不停機在我何常無定規否極中開存大用遯臨已上識先幾堯夫因甚怕處盛正叔如何善救危幸有羲周精蘊在安身不必打乖詩

碧峯書院

碧霄峯下構幽齋中寓琴書愜素懷信是心虛涵萬里更欣地僻絕纖埃蓁蕪徑路由斯闢聖學門庭自此開欲識工夫眞切處好從博約竭淵才

辭謝南康府學官

薄德何堪古道看延留連日謝儒官天心若欲興斯道莫歎人生會晤難

再游龜峯二首

路達龜峯本不遐汎舟反復傍溪涯如何喫盡多勞擾只爲源頭一步差

不道吾心識未眞妄將指點誤旁人惕然到此方知省敦復眞能勝似頻

誠意關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眞在此。要不愧皇天。

偶成

輞川淸致貪看竹。湖上林公好詠梅。問我寒窗何所事。關閩濂洛意徘徊。

歎雉死

汝能耿介全天性。竟日淒涼感慨深。始識先生眞禮意。男兒安敢負斯心。

絕句

萬里具涵方寸內。只從此處作經綸。要知希聖無他法。去盡私心德自純。

松

一夜風霜萬木枯。歲寒惟見老松孤。秦皇不識淸高操。強欲煩君作大夫。

題濂溪舊隱

紺寒淸潔古濂谿。緬想當年有道居。學貫天人純性命。理原太極著圖書。光風霽月心無累。勝水佳山意有餘。香郁溪蓮庭草翠。聖賢高致後人廬。

夏日卽事

綠樹陰中日正長。黑甜人世在羲皇。有朋時共談今古。漫說伊周治世方。

秋日書懷

禮吾地僻聚儒衣三尺絲桐滿架書細草幽蘭秋徑馥清風明月夜窗虛固知聖教元無隱惟有人心卻是危記取當年簞食樂殘蟬斜日任悲淒

南谷卽事

天人本共此一根吾何可爲氣所局文明運始盛唐虞禮樂伊誰繼周躅元氣會在洙泗間六經軻後誰能讀伊洛再出龍馬圖墜緒茫茫於此續紫陽奮起聖賢儔萬古中宵秉明燭□□□九十年大明當天吾道復武彝蹤迹未能尋且結茅廬入南谷知行只在日用間聖道不容邪與曲萬里窮盡知自明一私不存行愈篤始終本末八條中肯向他歧更容足乾坤闔闢消息間笑指羲圖味心目

南谷

紅塵應不到青山新徙琴書入考槃茅舍竹籬閒處樂地鑪松火靜中安數竿瘦竹風初靜滿樹寒梅雪未乾卻笑山人多逸興詩成袖手面屏巒

心迹高棲結構幽吾人於此足藏修此山崒嵂青雲鎖南谷深沈紫霧浮敬意毋荒時翼翼善心不昧日休休君今莫道功名事爭似簞瓢樂更優

李太尹求見有感

幾年衰病臥林泉勢迫形驅苦自憐白屋想應無孺子琴堂有榻任高懸

贈李大章

春日載陽貧病減。掘衣直訪鄭公鄉。幾年不帶看花眼。始向東風識海棠。

沙港舟中

臥病歸舟越水濱。誰將風教振當今。幼兒只喜歸家好。那識若翁憂世心。

題風雩洞（在白鹿洞前左）

五老峯南鹿洞前。和風滿袂暮春天。道隨日用無他慕。何獨當年點也賢。

枕流石（在白鹿洞左澗中）

三峽澗頭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迹。一枕千年永不移。清流晝夜無時息。

游孺子亭

漢豎當年不可維。先生明智已先知。如何不以幾微處。說向陳公下榻時。

贈葉太守

皤矣廬州公。五十後相識。晚知道義尊。不爲功名役。梅含雪裏春。松秀霜前色。論學心無窮。賦詩情自適。我願公再興。作我生民益。來歲上京畿。親覩吾皇極。

復葉懌上舍

文風今喜盛吾番。誰似曾參爲己多。鶴在九皐聲自聞。鳳翔千仞網難羅。每憐漢士訓詁苦。更憫唐人詩句磨。南谷庸才甘世棄。日羣麋鹿聽樵歌。

贈劉吏部建義莊

范氏當年建義莊。君家肯與續遺芳。信知積善工夫久。致使傳家慶澤長。

輓李大章

終始幽明一理閒。士林今歎失儒冠。午風亭上人千古。蕭瑟西風滿玉灣。

復高都憲

人道人生會晤易。我道人生會晤難。一代人才能有幾。百年心事總相關。仰高峯下冰霜肅。鄉水溪頭風月閒。郤念同胞多赤子。家書誰與報平安。

詠洞前流水

洞前流水洞前流。洞裏書生靜裏修。信是本原無一息。莫將道體更他求。有形可覩無形妙。今日應同昔日游。識得顯微元不閒。此心此理日相酬。

過子陵釣臺

世祖中興訪故人。故人垂釣此江濱。一天明月無瑕翳。萬古清風埽俗塵。宜以賓師居保傅。可將諫議定君臣。扁舟趨拜高臺下。樂對先生笑白雲。

拜陸宣公祠

播遷暫展扶傾手。庸主難終濟世才。千載家祠壯西浙。忠誠倍感後人懷。

謝夏憲副正夫

一上高樓話古今。四檐涼雨碧雲深。世間多少未了事。誰爲乾坤體此心。

別松江郡侯諸公

駟牡不遑王事鹽。野人歸去白雲閒。人心萬古同此理。城外青山卽峴山。

石橋晚坐

身隨所寓貧何害。濃酒三杯落日殘。半醒卻來橋上坐。乾坤容我一人閒。

別同府于先生

粒我生民未敢休。樂天知命更何憂。他年了卻公家事。尙擬樓山共白頭。

贈五宜翁

富貴眞爲身外物。此心一動便成非。五宜卻被公全了。我願公今事事宜。

贈永福寺張僧

禪家直欲尋空去。卻有張僧愛讀書。此是秉彝千古性。誰言無極是眞無。

立春詩贈丘時雍

眼前時景春開泰。心裏乾坤總屬仁。昨日歡迎滿城市。草堂分得幾多春。

贈致仕嚴掌教

軒前蘭菊經霜後雪裏梅花更有神每笑玄都桃李樹東風依舊欲爭春

贈葉推府致仕

脫屣功名能幾人丈夫何患志難伸旁人莫訝歸田早雲錦江頭自有春

題沙溪釣隱

釣隱聞君獨擅名我來細味釣中情渭濱德老乾坤古嚴子臺高風月清物理有常須定靜本心無累轉虛明旁人若問功名事今古長安棊一枰

寄蘧行素

歸儒峯下讀書堂勢利紛紛已兩忘窗外梅花初破雪檐前松竹幾經霜豈於末學矜多智肯向遺經識大方何日重來酬舊約力扶吾道正天常

復俞監生

道體誰云遠斂之方寸間幽人更何事穩臥江東山

寓永福寺次夏憲副韻

自古番陽號大邦不應國士更無雙誰憐人世古今異惟聽僧鐘曉暮撞疊疊雲山連遠漢茫茫煙水接長江此心守得惺惺法不待參禪萬慮降

寓居偶成

案上有書勤著眼。壺中無酒嬾銜杯。心閒自有行窩樂。笑看燈花夜夜開。

詠春秋

經世文成百代宗。一從軻死聖無蹤。龍門妙契心傳祕。晝筆徒勞擬化工。

復余大尹

百里溪山不計程。使書遙辱過柴荊。嫻嫿分內二家好。道義胸中萬古情。單父琴歸閒宓子。潯陽菊綻老淵明。知公已脫塵途屣。策杖芝山日少鬆。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胡敬齋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胡居仁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美